

海底夢

鄂州圖書館

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省图书馆
中文图书
第00135号

丁
10324
6

海底夢

給一個女孩的童話

自序

我愛海，我也愛夢。

幾年前在地中海上看見了風暴，看見了打在船上的浪花，看見了海底怒吼，晚上我做了一個夢。

星一般發光的頭髮，海一般深沈的眼睛，銀鈴一般清脆的聲音。

青的天，藍的海，圖畫中似的島嶼，圖畫中似的帆船。

我是見着了那個想在海島上建立 *Trieste* 的女郎了。

在海上人們是常常做着奇異的夢，但這夢又屢屢被陸地上的殘酷的現實摧殘了。

今年我以另一種心情在陸地上重溫着海底夢，開始寫了這個中篇小說底第一節。我帶了牠到南京，爲的是還想在火車中重溫海底夢。

然而上海炮聲響了，我趕回到上海，只來得及看見北面天空的火光，於是又繼續了將近一個月的苦痛的，隔岸觀火的生活。後來在三月二日的夜晚，知道我底住所和全部書籍入了佔據者底手中，看見大半個天空的火光，聽見幾個中年人底徬徨的，絕望的呼籲（我們應該怎樣做？）以後，一個人走着冷清清的馬路，到一個朋友底家裏去睡覺，在路上一面思索，一面詛咒，這時候我又睜起眼睛做了一個夢。

陸地上的夢和海上的夢融合在一起了，舊的夢和新的夢融合在一起了。

於是又開始了我底忙碌而慘苦的生活。這其間我曾幾次懷着屈辱的，悲哀的，憤怒的心情去看在佔據者底統治下的我底故居，去搬運我底被劫後的書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次只要我捏緊拳頭就會送掉我底性命，但這一切我終於忍受下去了。

每天傍晚我帶着疲倦的身子回到朋友底家，在平靜的空氣中我坐下來拿起筆繼續我底「海底夢」。但這不復是從前的夢，這夢裏已經滲進了不少陸地上的血和淚了。於是在平靜的空氣中，我擱了筆，我隱約聽見海底怒吼，我彷彿又進到海底夢中，但

這不是夢，這海也不是夢裏的海。這是血的海，淚的海。血是中國平民底血，淚是中國平民底淚。我把我自己底血淚也滴在這海裏了。

血淚的海是不會平靜的罷。那麼這海底怒吼也是不會停止的。將來有一天他會怒吼得那麼厲害，來把那些佔據者，剝削者底歡笑淹沒掉，如那一個女性所希望的。

寫完了這小說，我底夢醒了。

星一般發光的頭髮，海一般深沈的眼睛，銀鈴一般清脆的聲音。

這不能算是夢。這樣的一個女性一定是存在的，我要去找尋她，找尋她來在陸地上

建立她底 *free state*。

一九三二年六月

改版題記

這本小書是我底三年前寫的，這次收回來改版重印，自己曾仔細地校過一遍，改正一些初版誤植的字，和幾處不甚妥當的字句，本想大大地刪改一番，但又怕改多了反弄壞當時的面目，我喜歡這本小書，我還記得寫作牠的情形，這是熱情底產物，我寫牠時連思索的時間也沒有，是熱情不許我思索，因為牠自己要奔放出來，我每晚拿起筆就寫，寫到覺得可以暫時打住時就放下筆，我寫得很快，而且自己也覺得寫得痛快，寫完了牠，我就坐海船離開上海了。

去年年底我又寫過一篇題作『海的夢』散文，裏面說：

「在這離開海的夢裏的國土的船上，我看見了那偉大的海，白天海是平靜的，只

有溫暖的陽光在海面上流動。晚上起了風，海就怒吼起來，那時我孤寂地站在欄干前面，望着下面的海，我的周圍沒有一個人。」○

又說：

「最近給一個女孩子寫信說：『可惜你從來沒看見過海，海是那麼大，那麼深，牠包藏了那麼多的沒有人知道過的秘密；牠可以教給你許多東西，尤其是在牠起浪的時候。』信似乎寫到這里為止，其實我應該接着寫下去：那山一般地湧起來的，一下就像要把輪船打翻似的巨浪曾經使我明白過許多事情，我做過海的夢，現在離開這海的夢裏的國度時，我卻在海的面前沈默了，我等着第二次的海的夢。」

○ 見我底散文集點滴。

最後的話是：

『我還有勇氣，我還有活力，而且我還有信仰……』

這樣堅決地自信着，我掉頭往四面看。周圍是一片黑暗，但不久天邊有一線微光開始出現了！』

現在重讀海底夢，^①我還保持着這樣的心情。我始終不會失掉過信仰，所以我敢把這本小書（牠不大像童話，又不大像小說）獻給我底讀者。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巴金記。

① 海底夢 (La soná de la mar) 即「海底夢」意思一樣，並不是指海底下的夢。

目次

前篇

一 一婦人……………一

二 一個民族底大悲劇……………三

三 奴隸們底故事……………六

四 『怒吼罷奴隸們呀』……………四

後篇

一 利娜底日記……………七

二 結尾……………二七

前篇

一一 婦人

我又在甲板上遇見她了，立在船邊，身子靠着鐵欄杆，望着那海。

我們已經有三天不會看見陸地了，在我們底周圍只有藍色的水，無涯無際的，甚至在天邊也不會顯露出一點兒山影來。陸地上的一切對於我已經成了過去的夢痕。藍色的海水不住地在我底眼前展開，海水一天變換一次顏色，從明亮的藍色變到深黑色，這告訴我們夜來了。

對於在海上的我們，夜和日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除了海和天變了顏色外。在夜裏，空氣雖然比較涼爽，但是躲在艙裏面依舊是很熱的，而且我底心裏燃燒着一種含糊的

渴望，所以我不能夠早睡。她似乎也是這樣。我已經這樣遇見過她三次了。

這一晚却是比較更遲。水手們也已經熟睡了。除了船搖動，風吹桅杆的響聲，沒有別的聲音，不能說是沒有別的聲音，因為海水還在船下面私語，偶爾還有一個人底脚步声，聲微微地從艙裏送出來。

她不說話，我也不說話。她靠著欄杆看海，我站在甲板上望星，不僅望星，還看她，看她底頭髮。

海漆黑得怕人，漆黑得連白沫也被牠淹沒了，我從天空把眼睛移下來的時候，我只看見一片黑色。她底衣服和海水是同樣的顏色。雪白的肉色被淹沒了。只有在頭上却閃耀着金黃色的髮，使我記起了星光。我又抬頭去望星了。

天空是深藍色，上面佈滿了星底網。這網緊緊蓋下來，蓋在我們底頭上，星兒在網眼上搖動，好像就要落下來一般。我曾幾次想伸手去摘下幾顆星兒，因為牠們離我太近了。看着星光我又想起她底頭髮，我便埋下眼睛去看她底頭髮。

她依舊不說話，甚至不會動一動身子。她只顧望着海，我不知道海裏有什麼秘密，值得她這樣看。

我於是也走到船邊，我用鎖定的腳步慢慢走着。我留意着她底舉動。我想她聽見我底脚步聲也許會掉過頭來看我。那時候我就會看見她底臉和她底眼睛了。我想看她底臉和眼睛，不僅因為我想從那裏看見星光，我還想從那裏知道海底秘密和她底秘密。

在這樣的黑夜，一個穿着與海底顏色同樣的衣服的女子，頭也不掉地望着海。這決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我果然走到了船邊，我也靠着欄杆站着，離她不近，但也不遠。我留意着她底舉動，可是這種留意並沒有什麼用處，因為她依舊站在那裏動也不動一動。

好沈靜的女子，呀，這個樣子，好像世界上就只有她一個人和一個海，此外的一切都不存在。

我失望了，我知道我再沒有別的方法探得她底秘密了。但是我却不能夠死下心。我

這不能不偷眼望她。我咳嗽，想這樣引起她底注意，然而這也沒有用。她好像已經死了，或者成了化石了。

我於是把身子向她那邊移動了幾步，她依舊不動，而我也沒有勇氣再移近些。

我突然感覺到一股冷氣，好像她底身子被冷氣籠罩着，或者冷氣就是從她底身上發出來的。我不覺驚疑起來：她究竟是不是一個人？在一個短時間內我甚至以爲她是一個海妖，雖然我以前並沒有見過海妖。但是過後我又覺得自己錯誤了，因爲在日裏我會在飯堂裏看見過她，固然我不會看清楚她底面貌和眼睛，但身材、背影和衣服我却記得分明。一定是她，她也許是一個寡婦，所以會有這奇怪的舉動。我知道年青的寡婦是常常有奇怪的舉動的。

她這樣地看着海，這却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我已經是一個老於航海的人，可是我卻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女人如此地愛海。是的，一個青年女人能夠默默地對着海過了這麼長久的時間，我簡直想像不到。但有一件事却是十分確定的：她和海之間一定有過什

麼關係，她底秘密和海底秘密是連結在一起的。

我從她底身上無論如何是探不出她底秘密了。我便埋下頭去看海，我想我或者可以探出海底秘密來，而她底秘密又是和海底秘密有關聯的。

我一旦埋下頭，眼前的景象馬上就變更了。海，我素來就熟識的海這時候却變得陌生了。我只看見一片深黑色，但這不過是表面的顏色，漸漸地顏色變得很複雜了。好像在黑色下面隱着各種東西，各種活動的東西。深黑色的表面在動着，牠似乎有種力量使得我底頭也跟牠動了。我要定着眼睛看着一處，但是我底眼光一落在深黑色的表面上，就滑着滾起走了。複雜的顏色不住地在我底眼前晃動，但牠們永遠突不出深黑色的表面，所以也永遠不能夠被我底眼光捉住。

我底眼光繼續在這表面上滾着，我彷彿聽見牠底聲音。於是這表面突然跳起來，張開口就把我底眼光吞食下去了。隨後吐出一些口水，我略略吃驚，過後才鎮靜了自己，又投下新的眼光去。

海不再像先前那樣地私語了。牠現在咆哮起來。牠底內部似乎起了騷亂，牠底全個表面都在顛播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底眼光便不能夠在那上面滾了。海面到處都張着口，眼光一落下去就被吞食了，從沒有一個能夠回來告訴我海底秘密。

海在咆哮了。牠不能忍耐地等候着牠底俘虜。我底眼光自然不能夠滿足牠底慾望。牠是那樣地激動，那樣地饑餓。牠好像在表示牠已經許久沒有找到犧牲品了。牠跳動，牠口裏噴出白沫。牠似乎不能夠再安靜地忍耐下去了。

我突然感覺到一種恐怖。我看見牠底口愈過愈張大了，而載着我們的這隻船却愈過愈變小了。事實上是可能的：我們底船會隨時被牠吞下去。我底心猛烈地跳動起來。似乎有誰陡然間傾了一盆冷水在我底頭上，我開始微微戰抖了，我甚至緊握着欄杆，怕我底身子會先被牠吞去。

我畏怯地抬起眼睛去看她。她依舊不動。她沒有做出一點害怕的樣子。她和海好像是在彼此很了解。冷靜的她和深沈的海一定是好朋友。然而奇怪的是海已經由私語變到

咆嘯了，而她還依舊保持著嫻底沈靜的態度。如果我說海底祕密是在饋餅在我犧牲品，難道她底祕密也是這個嗎？她也是在等候她底俘虜嗎？

我這樣問自己，我却不能夠決定地回答。我有時甚至害怕起她來，我怕她也懷着像海那樣的心思。但過後我又想一個女人居然如此鎮靜，如此大膽，那麼做男子的我豈不要感到羞愧嗎？這樣一想我就勉強使自己底心平靜了。

我們依舊立在那裏，都不說一句話。她完全不動，我却有時掉頭去看她，或者看頭上的星。

星兒漸漸地隱去了，這時候天空和海成了同樣的顏色，天在我底頭上顯得很高了。船在顛播的海上不住地向兩邊搖動，海開始跳盪起來，向四處噴射浪花。

「還是回艙裏去睡覺罷，今晚一定有大的風浪。」我這樣自語着，我又掉頭去看她。

她底身子似乎動了動，但她並沒有掉過臉來看我。

我底好奇心鼓動着我，我漸漸地大膽起來。我又自語道：

「恐怕是個俄國女人罷，西歐的女人沒有像這樣沈靜的。」

自然，這話是說給她聽的，我一面說着就把身子向着她那邊移得更近一點。

她並不理我，我失望了，但我還想找話來逗引她，我便把頭埋下去看海，心裏在盤算用什麼方法去打破她底沈默。

「喂！先生，請問你老是跟在我底身邊，是什麼意思？」一個女性的聲音在我底耳邊響起來，這一着我倒料不到，我驚訝地掉過頭去看。

這一次我看見她底全個面貌了，我底眼睛和她底眼睛對望着，甲板上的黯淡的電燈光從側面射過來正射在她底臉上，照亮了她底一大半邊臉，是一個美麗的面貌，那眼睛很沈靜，似乎比海還深沈，額上幾條皺紋，使面容顯得更莊嚴起來。此外再沒有什麼特點，是一個冷的面孔，年紀不過三十多歲。

「我想知道海底秘密，我不過在看海。」我鎮靜了自己後才這樣地回答她，這好像

是對自己說話。

「海底祕密？你想知道海底祕密？」她驚訝地問。她底眼睛突然發了光，她底臉在短時間裏變得熱烈了。顯然地，有什麼東西在心裏鼓動着她，使她底臉有了這樣迅速的變化。但這是什麼東西，我却不能夠知道。她把臉又一次掉過去望海，然後又回頭對我說：「這世間居然還有人想知道海底祕密！我問你，你爲什麼想知道海底祕密？而且關於牠你已經知道了些什麼？」她急切地等候着我底回答。

我自問：應該怎樣回答她呢？關於海底祕密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而且我之想知道海底祕密也無非爲了想知道她底祕密。這是可以直說出來的嗎？

我正爲這事躊躇着，她又開口了：「唉，你原來是和別的男子一樣，我竟然錯把你認作異樣的人。你們男子都是一樣，都是些平凡的，屈服的奴隸，不配知道海底祕密的。」她底臉色又變了，顯然是她對於我失望了，失望却引起了她底憤怒。她好像在責備我：「從你們男子中間找不出一個偉大的人，只除了我底楊和那個孩子以及別的幾個朋友。然

「面他們已經死了。」

她底嚴厲的面容和話語本來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但是她底全身好像具有一種力量，很快地就把我征服了。這究竟是什麼緣故，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惶惑地向她辯解我並不是屈服的奴隸。

「是呵，你們男子都是屈服的奴隸呵！不錯，也許有一個時候不是的，然而等到別人拿着機關槍大炮來對付你們，你們就都跪下去了。你們這些卑鄙的東西！」她說着，眼裏射出火，兩頰變得緋紅，就在黯淡的電燈光下也可以看出來。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對我這樣生氣，我以前並不認識她，和她並不會有過什麼仇恨。但這時候我已經多少猜着了：在她底心裏一定有着一種可以撕裂人心的憎恨的記憶。我完全忘却了她底話語裏所含的輕蔑的意思，我只想知道她底祕密。

「我已經看見過不少的男子了，」她繼續說，「我希望在你們男子中間還可以尋出像我底楊，我底孩子那樣的人，然而結果我只找着一些屈服的奴隸，一個比一個卑劣，

都只知道謀自己底利益。爲了這個利益他們甚至可以賣掉自己底信仰和自己底父母。我把我底故事，楊底故事，那孩子底故事告訴他們，只博得他們底哂笑。是的，我每見着一個男子，我就要把這故事告訴他，可是我從來沒有得到回應。我常常自問：難道所有的男子都已經死了嗎？難道這個世界上就已經沒有了一點希望嗎？她說着把一隻手緊握着欄杆，用力去搖撼，但是鐵的欄杆一點也不動。她變得更是憤怒了，這時候她顯露出來並不是一個冷靜的婦人，她竟然是這麼熱烈。

我底感情也突然改變了。我很想找話來安慰她：也許我還想做點事情來表現我並不是一個屈服的奴隸這樣來安慰她。不過後一種思想是很含糊的。我究竟做什麼事呢？「在這世界上我找不出一個勇敢的人來，所有的人都死了！」她憤激地說下去，並不等我分辯。「我努力過許多次，我又失望過許多次。每一次努力底結果只帶來更大的悲哀，貢獻更大的犧牲。在埋葬了，我底楊以後，我又斷送了那孩子底生命。還有許多的同情者至今憔悴在監牢裏。是的，我還活着，我活着在漂泊裏；同樣那些屠殺者，佔據者，剝削

者也還活着在歡樂裏！那般奴隸們還活着在痛苦裏。而我們底事業却是愈過愈絕望了。從前楊死在我底懷裏的時候，我會對他宣誓要繼續實現他底未竟的志願。那個孩子死在我底懷裏的時候，我也宣誓要完成他底未完的工作。如今我找不着了。那孩子底屍體。然而海却是楊底最後安息地。我底誓言也是對着海發的。海便是個見證。可是自那時候以來我又和他見過幾次了。牠永遠是這樣對我咆哮，而我依舊是這樣孤零地漂泊。我永遠是這樣白費我底精力。」她說着便長嘆了一聲，這嘆聲裏充滿了悲憤。於是她把眼睛掉去望海，對着海說：「海呀！你是個見證。請你替我去告訴楊：我還活着，我還不會忘掉他，我還要不顧一切的幻滅去努力實踐我底誓言，一直到死！」她就不再把頭掉過來了。接着是一陣沈默，在我們兩人中間。

二 一個民族底大悲劇

我漸漸懂得她底秘密，她底悲憤底原因了。但我却不知道她底楊是個怎樣的人物。

我對於國際政治情形和社會運動也頗爲熟習，可是却不會聽說過楊這個人和他底運動。然而不管這個，我並不會對她底話語起一點疑心，我只有感到熱烈的同情。我預備找出適當的話來表示這同情，使她可以相信我。我開始在思索漸漸地我感到在身體內起了一種變化。我似乎不是先前的那個人了。我漸次沈溺在回憶裏，於是被忘却了的事情突然來把我佔有了。我說：『我願意你相信我並不是屈辱的奴隸。我是一個夏次巴德。你該知道在猶太人裏面夏次巴德一家從來沒有出過奴隸。』

我底話果然發生了效力，我看見她馬上轉過頭來看我。她底臉被一種喜悅的光籠罩着了。她用一種驚喜的聲音問道：『夏次巴德，就是最近在巴黎刺殺柏魯特拉將軍的那個著名的革命者嗎？』

『是的。』我用嚴肅的聲音回答說。『從前有個詩人夏次巴德幫助波蘭獨立，死在戰場上。又有個女子參加在俄國革命黨裏被處了絞刑。還有個夏次巴德在彼得堡的大火中因爲替一個婦人救小孩便葬身在火窟裏。這類的事是很多的。』

「這些我都不知道。雖然我底母親也是一個猶太人，但我關於猶太的事知道很少。便是那個刺殺柏魯特拉將軍的夏次巴德的事情，我也是偶爾在報上看見了一點簡略的記載。你可以詳細地告訴我嗎？」她急切地問道。

我想這樣我們是近於互相了解了。我很欣喜而又熱心地回答道：「自然，夏次巴德底事情，每個猶太人都高興敘述的……不管我們在思想上是否他底同志。我們把他當作一個英雄；因為他把我們猶太人底數十年來的大悲劇展現在全世界底面前，使全世界的人知道我們怎樣受苦，怎樣掙扎，怎樣滅亡。使他們爲我們底慘痛的遭遇，英勇的勞力流一滴同情的眼淚，喊出一聲正義的呼叫。是的，當夏次巴德在巴黎監獄中的時候，報紙上怎樣高呼着釋放他被判決無罪出來的時候，又曾怎樣受着各國人士底歡迎，是的，各國人士，不僅是猶太人……」我底熱情阻塞着我底咽喉，我歇了歇，才繼續說下去：「距今二十多年前在俄國發生的「坡格隆」你是知道的。所謂「坡格隆」就是一種專門屠殺猶太人的運動，這是俄國政府發明出來緩和人民對內的不滿的。其實在「坡

「格隆」未發生以前我們猶太人就在全世界上被人輕賤，在俄國被人殺戮了，「坡格隆」發生以後，在政府底獎勵之下，一部份的俄國人，尤其是軍人，就專以屠殺猶太人為務。我們底和平的住居被他們侵襲了，財產被搶劫了，男子被殺戮了，女人被強姦了。在南部的村落裏常常大隊的俄國人提着被殺的猶太人底頭在街上遊行歡呼，在某一個村落裏還舉行着賽會來比賽所殺猶太人底頭顯底多寡。（這些照片不久以前都在巴黎報紙上面發表過）在這些時候我們只有躲在家裏痛哭。我們常常自問：為什麼我們猶太人就應該有這樣的遭遇？我們在生活裏的努力也並沒有不及別人的地方。為什麼我們底孩子得不到一點陽光和歡笑？為什麼我們該和平地遭人屠殺？我有一次曾親耳聽見兩個俄國軍官在談話。一個說他曾經強姦過二十七個猶太女人；另一個說他一天裏殺死了十五個猶太男子。然而那時候我底年紀很輕，沒有力量和他們爭鬪。不過我們「夏次巴德」一家也是不甘屈服的，我底年老的祖父就在一次的反抗中被殺害了，但他也殺死了一個俄國軍官，而且還保全了我底母親……烏克蘭的柏魯特拉將軍是「坡格隆」主

持者之一。他是以屠殺猶太人出名的，是台尼金以後的最殘暴的屠殺者。許多猶太人家庭常常拿他底名字來威嚇小孩。小孩一聽見說「柏魯特拉來了，」就馬上止住哭聲。柏魯特拉在猶太人底眼裏成爲一個最可怕的魔鬼。在他底指揮之下，猶太人被殺害的簡直不計其數。」

「爲什麼這些事情，我以前簡直不曾聽見說過呢？」她奮激地，驚訝地插口問道。

「他們握着交通機關，他們有宣傳的利器，我們什麼也沒有，我們是和平的民衆，我們是一盤散沙。所以我們底大悲劇無法被世界上的人知道。全世界的人都被他們用巧妙的手段欺騙了。然而我們終於得到了一個機會。夏次巴德中的一人後來居然在巴黎遇見了柏魯特拉將軍。在一個咖啡店裏他和這個白黨將軍面對面地站着，把手槍裏的五顆子彈全都送進了柏魯特拉底身體。他看見柏魯特拉倒在地上了，然後才丟下手槍。讓人們把他捉住。他在巴黎監獄裏過了一年多的生活，又經過幾星期的審判。這其間他得着全體猶太人底支持。許多猶太女人帶了孩子到監獄裏去祝福他。許多和他同住，在

巴黎貧民窟裏的猶太平民到法庭去敘述那些可以撕裂人心的慘痛的事實。過去的南俄鄉村的悲慘圖畫都重新展現在巴黎民衆，不，各國民衆底眼前了。一個白髮的老人來敘述他怎樣失去了他底兩個兒子，他底店舖怎樣被焚燒，他底東西怎樣被搶劫，他自己怎樣受了刀傷才從火窟中逃出來。一個青年來敘述在他們底村落裏，一天晚上衆人都睡熟了，忽然幾個軍官領了一大羣人唱着猙獰的狂歡的歌，打進每個人家，搶了貴重東西，殺了男子，捏着女人姦淫，年青一點的就被他們帶起走了，然後放火燒了房屋。他底母親被別人搶走了，他底父親被殺死在路上。他是被一個隣人救出來的……他們描寫得那麼詳細，把當時的景象完全活現在衆人底眼前了。呵，你要是能夠在法庭裏聽見這些慘痛的敘述呵！當時旁邊席中所有的人都哭起來了。是的，所有的人，猶太人和別國的人，在巴黎的報紙上還逐日披露着關於「坡格隆」的記載和圖版，這是派人到南俄調查回來所得的結果。柏魯特拉底罪名證實了。於是一個被踐踏的民族底大悲劇才得大白於天下，引起了各國人民底感情和同情，而夏次巴德也在無罪的判決下獲得了自由。是

的，他獲得了自由，因為正如他底律師所說：「爲了要判定過去的「坡格隆」的罪，要禁止將來還有這種屠殺圍發生，這個人，他一身肩負着全民族底悲劇，是應該自由地離開法庭了。」這就是轟動全世界的夏次巴德事件底詳情。」

我不再說話了。過去的夢魔抓住了我，被忘却了的慘痛的景象又開始浮現在我底頭腦裏，在「坡格隆」已經消滅了的今日，我又一次被悲哀與憤怒壓倒了。我在經歷那種種的情形，我在掙扎，我在回想。

三 奴隸們底故事

她靜靜地聽完了我底敘述，她不說話，她把頭又掉過去望海。我並不會注意她，但我也覺得她很久不回過頭來。

過了一會兒，我也把頭掉過去看海，因爲我底心開始熱得難受了，我沒有方法使他安靜。我注視着海，那海只是咆哮着，跳盪着，張着牠底大口要吞食一切，從黑漆漆的口洞

裏時噴出白色的浪沫，接連地發出如雷的響聲。

「海，難道這人間許多不平的事象果真都被你一口吞食了嗎？那許多可以撕裂人心的慘痛的遭遇果真被你一口吞食了嗎？但是爲什麼我底眼前還有那些景象呢？我底耳邊還有那帶着血的哭聲呢？海，你更猛烈地咆哮罷，把那一切都衝倒罷！」我按着胸膛對海說。海只是用如雷的聲音來回答我。我不知道牠是否允許了我底要求。

我猛然間回過頭來，我看見她在注視我。我們兩個對望着，並不避開，我們這樣望了好一會兒。

她底那眼光不再是我所害怕的了。她底那眼光簡直要照徹了我底全個身子，燒熱了我底全個心。顯然地，我和先前的我完全成了兩個人。我如今也有了我底祕密，而且我底祕密也是和海底祕密有關聯的。現在在她底身上我看不出一個奇異的女人，我好像很久就認識她了。我們差不多成了互相了解的朋友了。我是一個夏次巴德，而她底母親也是一個猶太女人，她底楊和她底孩子，又是爲着一個偉大的事業而死的。

「我現在終於找到一個人了。」她用清朗的聲音說。「找到一個不是奴隸的人，可
以把我底秘密付託給他。好罷，現在讓我來告訴你，我底故事和楊底故事。」

「在太平洋上有一個島國，這島國叫做利伯洛，就是我底楊出生的地方，而且我從小就跟着父母來到了這裏。這島國和許多別的國度一樣，有着幾個坐在宮殿裏發命令統治人民的酋長，有着一些終日娛樂不事生產的貴族；又有一些從早晨勞動到晚的奴隸。我底父親不是這島國的人，他來這裏也只是爲着經營商業，當然不能算在這三種人裏面，不過他是和貴族們很接近的，而且他底地位比這三種人都高。他常常帶着母親和我去參加貴族府第裏的宴會或茶舞會。貴族底府第裏自然是非常富麗，被邀請的人除了偶爾到場的酋長們外，大半是本地的貴族，或者外國來的高等人物。因爲凡是從外國來的人，在這國裏總被人視爲高等人物，受人尊敬。貴族們都以和外國的高等人物往來爲榮，凡是貴族底宴會也少不了邀請外國高等人物參加。貴族底小姐自然高興和那些高等人物往來，而我們外國女人也常常被那些貴族少年包圍。我常常和一些貴族少年

在一起，拿他們來開心，那時候我的確覺得很快活。

「每晚上我總要跟着父母去參加貴族底宴會或茶舞會，那裏簡直像一個天堂，我們被許多奴隸奉承着，伺候着。在那華麗的廳堂裏，樂隊奏着流行的曲子，一對對的男女幽雅地跳舞起來，或者歡笑地說着情話。有時候我被那些貴族少年纏得頭昏了，便偷偷跑出去到花園裏安靜一會兒。這時候我便會看見一個少女在觀山背後哭泣，或者一個老人在石凳上垂淚。這樣的事我差不多每次都會遇見。他們一看見我就躲開了，我也不去辨認他們底面貌，因為那時候我是不屑於正眼看奴隸的。一些人在開心作樂，一些人在垂淚哭泣，這樣的事在這國裏太平常了，我也不覺得奇怪。常常在冬天我披着重裘被那些貴族少年護送出來，就在府第底鐵柵門口，剛上汽車的當兒，我看見一個穿着破單衫的小孩跪在冰冷的石地上，一面顫抖，一面哭泣地討乞。因為阻攔了我們底路，他常常被那些貴族少年不憐惜地用腳踢開。

「差不多在每個貴族府第裏我都聽見奴隸底哭聲，在門前都看見小孩底討乞。我

們享樂，看着別人受苦，一點也不動心，恰像隔岸觀火一般。

「日子就這樣地過去了。忽然在一個晚上我有一個奇異的遭遇。這遭遇正是造成現在的我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晚上我因為討厭貴族少年底糾纏，不等茶舞會終了，就借故一個人偷偷逃了出來。我底汽車夫不在那兒。我看見月色很好，便自己把車開走了。我底駕駛技術本來就不純熟，在一條馬路底轉角稍微疏忽了一點，把迎面來的一部人力車撞翻了，車子被拋了好遠，車上的人跌下地來，汽車再從那人底身上碾過。周圍起了叫聲，是幾個人底聲音。我闖了這個禍以後，雖然知道巡捕不會干涉我，（因為在這國度裏對於我們這般高等人物，巡捕素來就不敢稍微冒犯，我們底汽車碾死人，從來就沒有罪名），但我究竟有點心慌，便預備急急把汽車開走。然而就在我停頓一下的當兒，車門忽然開了，一個青年底強壯的手腕抓住我底手膀，一句我可以懂得的話同時在我底耳邊響起來：「你須得下來！」

「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驗，所以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我只看了那人一眼，就順從

了他底話下了車。他是一個瘦長的青年，相貌舉動和那些貴族少年完全不同，我馬上就覺得他並不討厭。他引我去看那個受害者。在街燈光下面我看見了地上的血跡，和那個不像人樣的屍體。是個女人，身子捲曲着，手足還在微微動。看不出傷在什麼地方，她底全身都是血跡。

「那青年在和人力車夫說話。車夫撫着傷痕帶哭地對他訴說什麼。車夫說完了，他使用我可以懂得的話責備我，說這完全是我底錯，因為我不聽從巡捕底指揮，而且在轉彎時又開足了馬力。他又告訴我這女人是一個病婦。車夫正拉她去看病。她底家裏還有幾個小孩，就靠她做手工生活。車夫和她底住居離得很近，所以知道得這麼詳細。

「那青年嚴厲地對我說了許多話，他時時用手去指那個血污的屍體。他底眼光是那樣可怕，那裏面含了很深刻的憎恨。我完全失掉了平時的驕傲。我甚至不敢和他對視。我惶恐得差不多要哭出聲了。以後的事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我現在已經記不起了。總之，結果是我承認了自己底錯，對他說了許多辯解的話，我還擔負了那些小孩底生活費和

教育費

「就因為這個關係，我便認識他了，我知道他叫做楊，他常常爲了那些小孩底事情到我底家裏來，我們漸漸就成了熟識的朋友。」

「和他成爲朋友，這簡直是我夢想不到的事，他是一個貧苦的學生，而且和那般貴族少年不同，他簡直不知道怎樣可以討一個女子底歡心，他在我底面前說話行動，好像完全把我當作一個和他一樣的男子，他沒有一點客氣。」

「我是在那般貴族少年底面前過慣了貴婦人底生活的，而且聽慣了那些諂諛奉承的話語，然而對於這個完全異樣的學生，我却絲毫不覺得討厭，他底話，我也很願意聽，因爲從那裏面我知道了許多未知的事象，我開始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他底話，最初聽來，也許多少有點不入耳，但是漸漸地我便發覺出來那是很充實的，沒有一點空虛，他底每一句話都可以表示出他底感情，那裏面混合着他底憎恨，悲哀和歡樂，自然歡樂是很少的，因爲據他說：「在這國度裏可悲和可恨的事情太多了。」」

「自從認識了這個青年以後，我底生活也漸漸起了一個變動。我不再和那些貴族少年厮纏了，我不再像從前那樣在宴會和茶舞會裏去浪費光陰了。因為對於這些我完全不感到興味了。好像我的身體內有一種力量被他喚起來了。我覺得我底身體內充滿着一種東西，須得發洩出來。我常常聽見我底內心的呼喚，呼喚我去做一件有益的工作。

「我於是變成了一個勤勉的人。我讀着楊借給我的書；我思索着楊告訴我的話；我陪伴着他去到奴隸們底住處觀察他們底生活。我們還常常到那個被鞭死的病婦底小孩們那裏去。他們也住在奴隸們住的地方，被一個親戚帶領着。雖然他們底生活教育的費用是我擔負的，但這也有限得很，不能夠把他們從奴隸底地位中超拔出來，而同時我底父母已經屢次表示不要我再擔負這些費用了。

「我是靠着父母生活的，在經濟方面我常常不得不聽從父母底決定。他們是寧願我花費更多的錢去購買衣服和裝飾品，却不願意我拿更少的錢去幫助受害者底那幾個小孩。我底生活方式底變動以及和楊底親密的往來，這都是我底父母所不滿意的。他

們更不願意我和那般貴族少年絕交，因為這個緣故我常常和他們起了衝突，後來有一個大的衝突竟使得我跟了楊從家裏逃了出來。

「我跟楊逃了出來，自然是因為我對他發生了愛情，我們如今變得十分了解了。我差不多有了和他相同的思想，這並不全是從書本上得來的，一半還是我跟着楊觀察，體驗實際生活以後的結果。」

「我脫離家庭是經過幾次的躊躇才終於決定了的。在那些時候，我是被大的內心的鬭爭壓倒了。我差不多每晚上都看見那個被汽車碾死的病婦底血污的身體，和那些在奴隸住所裏的人底慘苦的面貌，我底耳裏盡是呻吟哭泣的聲音。我底夢魔太多了，我常常從夢裏哭醒來，父母都不能夠安慰我。只有楊來的時候，我見着他才沒有了恐怖，在他底身上我才找到了保護。所以當我底父母要我決定在他們和楊之間選擇一個時，我就跟着楊跑了。」

「楊底身世我已經完全知道了。他是一個奴隸底後裔，他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兒。」

他在幼小的時候就經歷過了種種困苦的生活。後來因了偶然的機會得了一個好心的貴族底幫助才得進學校去受教育。後來那個貴族死了，他便靠着自己底努力，勉強支持下去。他常常是這樣的：上半年進學校去讀書，下半年去做奴隸。他困苦地掙扎下去，他成功了。他住在奴隸叢中，他自己如今也還過着奴隸底生活，所以他很得奴隸們底敬愛和信仰。

「我從家裏逃出來以後就和楊同住。在奴隸底住所裏，我如今是他底妻子了，我脫下了貴婦人底服飾，穿上奴隸底衣服，我開始像奴隸那樣地在我們底新家庭裏操作。我和楊和那些奴隸們分擔着愁苦與貧窮。我開始了解奴隸們，我已經懂得他們底話語了。」

「自然這種生活在最初是我所不能夠勝任的。如果不是楊常常給我以鼓勵和安慰，如果不是那些奴隸們給我以真摯的同情和幫助，我恐怕我已經早跑回家去了。母親原先就料到這一層，她說：「我相信你沒有勇氣和家庭脫離開係，你和楊同住不到一個星期就會回家來哀求我底寬恕。」

「但是我終於忍耐著一切困苦而支持下去了。漸漸地我也習慣了這種生活，而且在這種真實的生活裏，在楊底愛情和信託裏，在衆人底同情和幫助裏，我竟感到更大的快樂，是我從前做貴婦人的時候所不曾感到過的。

「我和楊開始努力來改善奴隸們底生活；我們幫助他們求得智識，減少他們底困苦；我們使他們更加親愛，彼此間的關係變得密切。我們底理想使他們全體變成一個大的家族，他們只知道共同的利益，大家底幸福；然後用全體的力量來謀這利益，求這幸福。『於是一種新的宗教起來了，楊和我並不是這宗教底創造者，我們不過是牠底信徒。在努力的時期中間我們又得了一些忠實的幫助者，這都是楊底朋友和同學。

『漸漸地新宗教在奴隸們中間傳布出去了。牠已經得了不少的信奉者，而且我們底努力也有了效果。奴隸們底生活已經略略改善了，困苦也稍稍減少了。我們正在欣喜我們沒有白費掉我們底光陰和精力。

「然而另一種努力發生了。酋長，貴族，高等人物發覺了新宗教底存在對於他們底

統治很有危險；他們很知道奴隸底知識增加，奴隸底生活改善對於他們是大不利的。因此他們便努力來壓止新宗教底傳佈，而且更加強對於奴隸們的壓制。這努力底領導者中有一個便是我底父親，他大概是因為我和楊兩個底緣故更增加了對於奴隸的惡感。

「我們底努力橫被摧殘了。奴隸們底境遇較前更加困苦了。他們如今簡直沈淪在黑暗的深淵裏。許多人因為不能忍受困苦而自殺；許多人被煩重的工作壓倒而病廢。全個島國被奴隸們底哭泣聲淹沒了。只有在宮殿的會長們，在府第裏的貴族們，在別墅裏的高等人物們才聽不見。每個奴隸在做完了一天的煩重的工作以後，並不休息，都含着眼淚跪在地上虔誠地祈禱一個救主降臨來解救他們。」

「在這些日子裏我們底生活是最苦痛的。每晚上楊帶着疲倦的身體和陰鬱的面貌回到家裏來，總要用拳頭打毆他自己底胸膛。我們不說話，彼此望着，兩個人底眼睛都被淚珠潤濕了。在這時候周圍的奴隸們底悲告聲和哭泣聲高響起來，我們好像沈陷在血淚的苦海裏面去了。於是一種尖銳的哭聲突然響起來。我們知道又有一個或幾個奴

隸死了。

「在這種時候我底楊常常抓了一把菜刀，或者拿了一支手槍，一個人在夜深要跑出去，他並不說話，但我看見他底臉色，我就知道他要去什麼事。我不願意他去做無益的犧牲，我便死死地攔住他不要他出去。我又苦苦地向他解說我們所負的責任，他底激情終於漸漸消退了。他長嘆一聲後便放下了武器。」

「然而我們並沒有絕望，我們仍然是在困苦的環境中做那長久奮鬥的工作。我們，我和楊，還有楊底朋友和同學。」

「但是另一個大的事變來了，這是我們完全沒有料到的。原來在那些高等人物中間起了糾紛，其中有一種自稱為高族的人竟然乘着奴隸們全體陷在苦海裏的時候，勾結他們底本國的會長和貴族派兵來佔領這島國的奴隸區域。這高國離島國最近，所以在很短的時期中他們底兵艦就把島國包圍了，他們底軍隊就在島國登岸了。」

「這島國的會長和貴族們好像不會看見這件事，他們一點也不作聲護高國的高

等人物橫行。因為奴隸區域被佔據，其結果不過加重奴隸們底負擔，使他們在兩重壓迫下面討生活，對於島國的會長和貴族們是沒有一點害處的。

「然而對於奴隸自身，這個佔據却是他們底致死命的打擊了。不管他們在平時是怎樣地屈服，怎樣地只知道哭泣和禱告，這時候在楊和他底朋友們底鼓舞之下，他們也知道起來保護自己抵抗外來的侵入者了。

「是的，他們在最初也和別的國度裏的奴隸一樣，只是惶恐地向會長和貴族們哀告，要求那一般人來保護他們，直到後來看見他們底哀求完全白費了，他們才想到了自己保衛的一條路。但是這時候如果不是在圓街發生了大屠殺來激動他們，他們也不會那樣猛烈地起來奮鬥。

「說起圓街的大屠殺，至今還使我底心裏燃起憎恨和復仇底火焰。我想人對於人的殘酷恐怕沒有再比這更厲害的了，便是你所敘述的「坡格隆」時代俄國人對於猶太人的殺害也遠不及牠。

「在一個無月的夜裏，住在圓街的奴隸們都已經睡熟了。大隊的高國軍人突然衝進了圓街，立刻把這街市佔領了。然後打破每一家底門戶，把所有的男子提出來，一齊趕到鄰近圓街的一個廣場，然後用機關槍來掃射。一排一排的人死了，屍體壓着死屍，老人和小孩也都死在那裏，有三四個小孩逃脫了，却被他們捉住一個，挖出眼睛，砍了手足，讓他呻吟哀號以至於死。這時候屠殺者們不住地在旁邊拍手歡呼。

「於是女人底惡運到了。所有圓街的女人，不論老少都被她們姦污了，或者輪姦，或者殘殺。他們底獸慾發洩盡了，便把被姦的女人戮死，或割下奶子，然後點燃了火把所有的房屋燒光了，讓那些未死的女人活活的葬身在火窟裏。

「這夜晚我們還沒有睡眠，我們正在和一些奴隸們談話。兩個小孩跑來了，他們底臉色非常難看，一面哭着叫喊：「圓街完了！高國軍隊來了！我底爸爸哥哥都被機關槍打了。媽媽也被他們捉住了。」他們底話剛剛說完，便又有幾個人跑來報告圓街底消息。接着我們就看見天空的火光。北方的一部分天空已經變了顏色。「火！火！圓街完了！」

幾個女人在哀聲叫，楊正在注意地聽着那兩個小孩底詳細的敘述。

「我有點不相信他們底話，然而天空中的逐漸蔓延的火勢却又證實他們所報告的實在是不錯。我底心開始戰抖了，在和平的地方用機關槍屠殺和平的人民，姦污女子，燒燬房屋，無論圓街和這裏還隔了許多條馬路，無論我底眼前還現着怎樣和平而悲哀的景象，這大屠殺的消息也可以使我底血沸騰的。更何況在短時間以後圓街的大屠殺慘劇就會搬到這裏來演！」

「我望着火勢，我彷彿還聽着許多女人底哀號。我底眼前現了她們的掙扎的景象。我覺得我自己馬上就要躺在她們中間了。我起初略有點恐怖，過後憎恨就迷住了我底眼睛。我底心裏起了惡毒的詛咒，我詛咒那些屠殺者馬上滅亡！」

「我們這一番立刻起了大的騷動。楊出去了幾次又走了回來。他和許多的人談話。我們底家裏成了一個重要的機關。在一個緊急的會議裏，大家決定了行動的計劃。

「不久有人來說和圓街鄰近的月街也起了火，屠殺者的軍隊已經侵入了星街。那

幾條街的人都逃到我們這一帶來。一時間哭聲震動了空氣。我們好像到了梵沙、德亞、山爆發的時候了。

「不久星街又起了火。高國兵士狂歡地向着雲街進發。我們焦急地聽着這不祥的消息，我們底準備還沒有齊全，我們只得讓他們去蹂躪我們底那些和平的兄弟。

「後來楊回來了，他告訴我，我們已經在池街準備好了。池街接連着雲街，他們不能夠再暢快地前進了。果然他們進了池街就遇着了我們底埋伏。這一次算是替圓街的遭難者報了仇。我們底隊伍雖然沒有犀利的武器，（我們只有菜刀、鐵棒、鋤頭和很少的手槍）但我們却出其不意地把他們全部解決了，他們帶來的新式武器也都給我們搶獲了。於是我們底臨時集合的隊伍便向雲街前進，一直到了月街，一面救熄了星街和月街底火。

「這個勝利的消息傳到後面來的時候，所有的奴隸們，甚至喪失了房屋和家人的，也都一致歡呼慶祝。在他們底眼裏自由底幻象從來沒有顯得像這樣美麗過。在愁雲籠

豎着的奴隸區域裏素來就不常看見人笑語作樂的。這一次表現出來所有的奴隸真正一心一意地團結起來抵抗那外來的屠殺者了。

「這次的勝利自然是空前的，不但那些屠殺者和高國的高等人物沒有料到，便是這島國的酋長和貴族們也萬料不到。然而這勝利底結果一方面引起了島國酋長和貴族們底妒忌，一方面又招來高國軍隊底更殘酷的屠殺。

「屠殺者的軍隊又登岸了。他們帶了完全的最新式的武器向着奴隸區域進攻。奴隸們在揭底指導之下盡力抵抗。他們拿肉身來對付炮彈，不顧一切犧牲地來為他們底自由奮鬥。一批人死了，又添了一批新的。他們一步也不肯退讓。他們完全變成了異樣的人，我幾乎不認得他們，他們不再是屈服的奴隸了，他們如今是勇敢的英雄。

「在這種頑強的抵抗之下，屠殺者底槍炮都沒有用了。屠殺者一連進攻了三天都不能夠進佔一寸的地方。他們使用硫磺彈焚燒奴隸區域內的房屋，他們又用飛機去擲炸彈炸殺奴隸底家屬。他們躲在安全的天空中或者遠地方，却用精良的武器去殺害無

抵抗的婦人小孩，這些又卑劣又殘酷的東西！

「在我們這奴隸區域裏到處都起火了，雖然我們努力去救火也沒有多大用處。硫磺彈不住地飛來，沒有一個時候停止過。飛機也常常來擲下一百幾十磅重的炸彈。每天總有幾十處起火，許多房屋被燒燬，許多人被炸殺。到處躺着死屍，已經來不及掩埋了。在前線的人也是大批地傷亡、受傷的，每個人身上都是幾處傷，大都是被炸彈炸了的，簡直沒有方法醫好。

「我們底陣線實在守不住了。我們底隊伍死傷的太多了，他們不敢和我們面對面地作戰，他們只是用飛機炸彈和硫磺彈來屠殺我們。我們底肉身究竟抵抗不住，而且每條街都起了火，每條街都堆着屍體，食物底來源斷絕了，飲料也缺乏了。整個底奴隸區域裏秩序大混亂了。我們底隊伍只得往後退了。於是他們在大炮底掩護下追過來，很快地就把奴隸區域佔了大半，繼續他們底屠殺工作。

「我們又勉強支持了一天，終於被他們把全部區域佔領了。所有參加戰爭的人都

免不掉一死，除了極少數投降的而外，沒有一個活着。

「我們底抵抗的工作完全失敗了，我跟着楊和幾個朋友退到最後的一條街，楊還想計畫反攻，但已經沒有一點辦法了，我們底眼前盡是黑煙，脚下是碎磚破片和死屍，到處都有屠殺者底歡呼和我們底姊妹們底哀號。」

「我恐怖地激動地拉着楊，要他跟着我逃出去，他一定不肯，在這爭執中我才忽然發覺他已經受傷了，是在胸部，我拉着他走進一個沒有焚燒的人家，他底幾個朋友留在外面去阻攔那些追來搜索的高國軍人，我使他睡倒在床上，我解開他底衣服，那已經被血浸透了，我打算去找點水來給他洗傷，他却用他底微微戰抖的手拉着我，不要我走，他用急促的聲音說：「不要去，我已經沒有救了……我並不怕死，只是我失敗而死，我不是很甘心……你不要思念我，不要為我哭，你應該為那許多人哭，那許多人，已經死了的，和以後要在更屈辱的境地中生活的……你應該繼續去做我底未完的工作，你應該去幫助那些人……不要把你底青春浪費在悲哀和痛哭裏……完了，我們失敗了，他們勝利了，

在我們貢獻了這麼大的犧牲以後！……這思想我實在不能夠忍受；我信賴你，你要答應我：你會替我復仇，替這許多人復仇，你會使我底理想實現，你會使我們底犧牲不致成爲白費！……你聽，這不是他們底歎呼聲嗎？現在他們勝利了，而我却躺在這裏馬上就要死了，看這情形我怎麼能夠死得下去！……他們要來了，你快點走罷！不要管我！……我還要求你一件事：如果將來有一天你會找着我底屍體，請你把牠拋在海裏去，把我底屍體拿去喂海！我底憎恨是不會消滅的，我會使海咆哮得更厲害，顛播得更兇猛！……倘使將來你不能夠替我們復仇，驅逐開那些屠殺者，建立起我們底自由的國土，實現我們底新宗教！……我自己也會借着海底力量把這奴隸區域全部淹沒了的。」

「我感動地聽清楚了這些話，我把他扶在我底手腕裏，我對着他發誓要照他所願望的一一做去。他底臉上露了一個笑容，就這樣把眼睛永閉了。我用全個心靈去哭喚他，都不能使他醒過來。我底榻就這樣死去了。」

「我俯倒下去，抱着他底身體。我狂吻他底還有熱氣的臉。我哭喚他。我流了許多眼

淚在他底臉上，我一生從沒有像這樣痛哭過。這時候我忘記了外面的一切槍聲，吶喊聲，狂歡聲，哀泣聲，呻吟聲。

「天漸漸黑了，但吶喊聲並沒有十分逼近。我突然從楊底屍體上站起來，我已經沒有眼淚了。我開了門，把頭伸出去往外面看，眼前是一片紅光，隱約的照見幾個人影。那是一些奴隸，沒有高國軍人走近來，雖然他們底歡呼聲還不斷地送到底耳邊。楊底幾個朋友已經看不見了。我大膽地喚了兩三聲，不見誰來答應。偶爾有幾粒槍彈或碎瓦片在空中飛過。我便把門掩了。我在這屋裏拿了一床破被褥裹了楊底屍體，然後走出去叫了一個奴隸來。他起初還不敢聽從我底話把這包裹扛出去。但他知道了這是楊底最後的遺留物，他就不顧一切地奮勇把牠扛在肩上跟着我走出去了。

「我們踏着瓦礫走。一路上不敢說一句話。怕被高國軍人聽見。我們總是擇着火勢較小的街道走，然而不得不穿過兩三條正在焚燒的街道。眼前是一片火光，不能夠分辨出前面的路來，街中又到處躺着死屍。空氣非常悶熱，又很惡臭。更可怕的是葬身在火窟

裏逃不出來的人底慘痛的呻吟。我們勉強找一個空隙走過去，但終於被火焰阻回來。後面又好像起了喊殺的聲音。我們是沒有路可走了。不是和楊底遺體同葬在火裏，就落在高國軍人底手中。這是最緊要的關頭了。爲了楊底緣故，爲了他底事業底緣故，我們必須衝過去。我把這意思告訴那奴隸。他很感動地答應我盡力去做。他叫我緊緊跟着他，讓他拼命去試試看。

「我們衝過去了。我覺得一臉一身都是火，然而我並沒有受傷。我底頭髮稍微焦了一點，而那個奴隸差不多全身着了火。他一直衝到一條僻靜的街道，便倒在街上亂滾，纔把身上的火熄了。裏屍的被褥也着火了，我們拋棄了牠。他扛着屍體繼續往前走，不現一點疲倦的樣子。」

「我底頭昏了，身子也很疲倦，如果不是一个理想支持着我，我已經倒在地上了。我忍耐着一切，勉強支持着向前走。在路上我接連發見了幾個屍體，那些都是楊底朋友。他們一身血污，有一個還在動，他們是新近被殺死的。奴隸中的精英就這樣滅亡了！」

「路上我們還遇着幾個高國軍人，但我們都想法避開了。我們又遇見兩三個奴隸。他們苦苦向我問楊底下落。當他們知道了楊底死耗時，他們便哭着說：「我們底房屋燒光了！我們以後拿什麼來生活？楊一死，還有誰來幫忙我們？高國軍隊來了，我們一輩子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了！」

「我沒有回答他們。我只有陪着他們流淚。我望着他們底慘苦的臉，我底心痛得很厲害。我想難道我們就只有哭泣的權利嗎？我抬頭望天。天空被一片火光籠罩着。我已經找不到平時的那種藍天了。不遠處傳來高國人底歡呼和奴隸們，女人們底呻吟哀號。我覺得我底心會因了憎恨而破裂了。我反復地自問：「正義在什麼地方？」但我卻得不到一個回答。偶爾我把眼光落在街心躺臥的死屍上面，在那些慘痛可怕的臉上我看不出一點正義底痕跡。有幾具死屍已經被燒得沒有一點人樣了，身子緊縮着，成了一堆骨頭。頭離開了身體，而且變得很小。我把眼光落在那上面，我底耳邊就彷彿起了燒焦的聲音。我再一想到那些人當初活着的時候，我曾經和他們在一起生活，談話，往來，那時他們和

我一樣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然而現在我們中間却相隔了這麼遠。這一想我底心都開始在戰抖了。憎恨又來迷住了我底眼睛。我對自己宣誓說：「倘若這個世界不翻轉過來，倘若這些人底悲慘的命運不得着補償，倘若他們底犧牲得不着一點代價，那麼人間就永不會有正義了。然而我是要使這正義實現的。我還活着，我還要來繼續楊底事業，我要來使楊底努力不致成爲白費。我要來和全世界的人對敵，我要來勇敢地實踐我底誓言。」

「我於是感到了一種再生。我覺得好像又一次從死亡裏面掙扎出來了。我在我底身上發見了無比的勇氣，我以爲我可以抵抗全世界的惡了。我便催着那個奴隸加速脚步走。我甚至不怕遇見高國的兵士。」

「我們又走過許多條街，於是走出了奴隸區域。我們到了海邊了。我們又沿着海岸走，到了目的地時已過午夜了。那個奴隸把楊底屍體交給我。他對我說：「這是楊底身體，我對於他算是盡了一點力，盡了這一點我所能夠爲他盡的力。他是我一生最敬愛的人，我……」他底聲調突然變了，他立刻倒在沙灘上，滾了幾下就不動了。我知道這個人是

把他底生命獻給楊了，我感動得不能夠多說話。我含着眼淚望着他，我接連說：「我是知道感激的，我決不會使你底犧牲成爲白費！」

「然而現在我真正是使他底犧牲成爲白費了！在他死後的這幾年，在楊死後的這幾年，我還沒有做出一點事來。提到這一層我如今只有心痛！」

「我於是掉頭去望海。海面上是黑沈沈的一片，望不出一些兒邊際。東北角上有些高國兵艦不時在放射強烈的燈光。波浪洶湧着，帶着巨大的聲音接連打擊着海岸和沙灘。大部分的沙灘已經被淹沒了，但他還是向前湧。我望着那個開始在咆哮的海，我想起了楊底最後的遺言。我如今是要拿楊底身體來餵海了。一陣痛惜的感覺佔有了我。我緊緊抱着他，在他底臉上狂吻了許久。終於我橫了心腸把楊底身體拋下海去。我看着他底身體在海面上飄浮，突然被一個浪捲了去就看不見了。我又把那個奴隸底屍體也拋進海去。在一瞬間的功夫，這兩個爲自由犧牲的戰士底身體就消失在海裏了。海吞食了他們，像吞食了佳美的食物一般。」

「我許久望着海，我想從那裏看出一些變化來。然而那裏只是黑沈沈的一片，沒有一點影響。海固然還在咆哮，還在顛播，然而並不是那樣厲害，那樣兇猛，決不能夠把那奴隸區域淹沒的。在吞食了這兩個爲自由犧牲的戰士以後，海還是和以前一樣，沒有大的變化。在我看來海如今是太平靜了。」

「我等了許久，我依舊看不出大的變化來。海却逐漸變了顏色，天快亮了。我站在海邊，好像是做了一場夢。楊底身體沒有了，那個奴隸底身體也沒有了。我底手上還有血跡。我覺得楊底血還在那裏燃燒，道不能夠是夢。我又回頭去望奴隸區域，那裏還被黑煙籠罩着。於是一幕幕的慘劇又在我底眼前顯現了。」

「楊底一生就這樣完結了。除了在我底心裏和我底手上外，我再找不出他底遺跡來。我再注意地去看海，海面却漸漸平靜了。我不能夠知道海底秘密。我底心痛楚着，我底精力幾乎因了失望而消失了。沒有一個人來看我，沒有一個人來對我表同情。」

「時候還是很早，我不能夠再留在海邊了。我便轉身回去，回到那開始在活動的街

市裏去。我先走到貴族區域。在紅木修砌的馬路上跪着一排一排的奴隸，他們在那裏禱告，在那裏呼籲。我底眼前盡是些慘苦的臉。我走過他們底身邊，有幾個人拉着我底衣裙哭訴說：「完了！我們什麼都沒有了！我們底家，我們底親人，我們底一切全都沒有了！我們以後怎麼辦呢？有誰來解救我們？樹呢？我們底樹呢？他還活着嗎？他們不會傷害他嗎？」從聲音裏，從面貌上我都知道他們是一夜沒有睡，大概已經在這裏跪了一個整夜了。

「我咬緊着嘴唇，過了許久，才吐出一句話：『樹死了！』我還想鎮靜這紛亂的心曲來和他們多談幾句話，然而巡捕來了，來趕他們去給貴族們，給高等人物服役了。他們得不到我底別的話，我已經把希望給他們打碎了。」

「他們中有幾個還帶着眼淚回頭來望我，像要和我說什麼話似的，但也沒有說出來。我底眼光和他們底對射着我忽然明白了他們底意思。他們好像在說：『如果將來有一天你來繼續樹底工作，你看，我們也會拋掉一切來跟隨你。』但是這樣的人太少了。大多數的人都低着頭不作聲，像牲畜一樣地被巡捕趕着向前走，趕進每個貴族底府第去，

高等人物底別墅去，會長底宮殿去。

「我望着，望着，我底心被憤怒漲滿了，我舉起手從空中劈下來，可惜這是一隻空手。我沒有什麼武器，我只得瞪着眼睛讓巡捕把他們趕走了。至於巡捕呢，他不敢看我，因為我究竟還是一個高等人物。」

「我沿着紅木的馬路閒走，我想找着一個可以和我談話的人，然而馬路上異常清靜。每個府第和別墅底巍峨的大門關住了裏面的一切，每一家門口站了一個巡捕。在十字路口有一兩個高等國度的兵士在站崗，他們立在那裏，執着槍動也不動一動，恰像個蠟人。偶爾有一輛高國的鐵甲車在路中間馳過，或者一個高國兵士擲着槍在步道上閒走。空氣是十分安靜，我萬想不到就在這附近的地方會有這幾天來的大屠殺發生。我疑惑我是在做夢，我便想像着幾天以前的奴隸區域裏的景象。我向着奴隸區域走去，我以為會見着我平時熟識的人和熟識的地方。」

「我走完了紅木的馬路，我便走進奴隸區域了。在交界的地方駐紮着一小隊高國

兵士，我經過，並沒有被他們留難，因為我是一個高等人物，有幾個奴隸不知怎樣觸怒了他們，被他們縛在電桿柱上痛打。

「我走了進去，我信步走着，因為我已經辨認不出來街道了，我底面前橫着燒焦的斷木和破瓦，堆得很高，我便跳了上去，我站在瓦礫堆上，引目四望，沒有什麼東西來阻攔我底眼光，完好的房屋都沒有了，到處都是瓦礫堆，有幾間房屋還剩了個空架子，裏面完全是空洞的；有的房屋倒塌了，只剩了一堵牆壁，有幾條街似乎還留着幾間房屋。

「我認不出那裏是圓街，是月街，是雲街，是池街，我胡亂走着，我踏着瓦礫堆，有些地方還有熱氣，我非常小心，怕踏着沒有爆發的炮彈，在一堵牆壁下面躺着一具屍體，身上塗滿了血跡，是新近被殺死的，離這屍體不遠，有一個女人底屍體，她仰臥着，我看見了她底面貌，我認識她，這個年青的女人，她底住處和我們隔得很近，她時常提着籃子我到市場去買菜，提着桶到廣場去提水，這個活潑可愛的女郎，她出嫁不到一年，現在却躺在這裏了，她底臉白得像一張紙，她底眼睛閉着，她底嘴微微張開，裏面還有血在流，她底身子

赤裸着，下身盡是血。我想喚她底名字，在平時我們太熟悉了，我底腦裏還深映着她底活潑的姿態。但是眼前的一切把我底幻象打破了。她躺在那裏，動也不動一動。我不能夠再看她了，淚珠迷了我底眼睛，我把手接着胸膛，毅然往前面走了。

「在路上我彷彿聽見一個熟習的女性的聲音，「利娜」，好像那女人在後面喚我。我掉過頭，沒有一個人影。她底屍體靜靜地躺在那裏，忽然我被一個痛楚的思想壓倒了。我非常悔恨，我悔恨我來遲了。我想若是我早來一些時候，我還可以把她救出來，我還可以使她免掉那慘痛的命運。然而現在太遲了。如今顯現在我底眼前的不是她底活潑的姿態，却是她底流血的嘴。她底嘴張開，好像在叫着復仇。

「我走在路上，我底頭腦裏被復仇的思想裝滿了。這女人底死給我帶來更大的感動。楊死了，但他把未完的事業交付與我，我還有安慰他的機會，至於這女人，我拿什麼來安慰她呢？拿什麼來補償她所貢獻的犧牲，洗滌她所遭受的凌辱呢？她死了！我不能夠幫助她，不能夠拉她起來向她絮絮地宣傳我們底新宗教，說將來一切都會翻過來，被踐踏

的會得了安樂，做奴隸的會得了自由。這些話如今都沒有用了。我無論做什麼事，說什麼話，都不能夠安慰她。我怕恨，我悲痛。我覺得一個破壞的激情快要在我底體內發生了。我想毀滅一切，把這全個奴隸區域毀掉。不讓那些高國的佔據者留一個。但是從什麼地方去找武器呢？

「我走在路上，我用憎恨的眼光去看周圍的一切。一隊高國兵士在瓦礫堆上走過了。幾個奴隸躬着腰在瓦礫堆裏挖掘。一個老婦坐在她底成了廢墟的家門前低聲哭泣。另一個女人牽了兩個孩子找尋她底失去的丈夫。幾個老人一路上搖頭嘆氣。最悲慘的是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守着一具燒焦了的屍體痛哭，却被一個高國兵士在他底臂上戳了一刺刀。」

「我走着，一路上遇見不少的奴隸，都低着頭不說一句話，好像盡是些影子。一個奴隸做着笑容恭敬地聽一個高國兵士說話；另一個高國兵士領着五六個奴隸在搬運東西。」

「我走到那些比較完整的街道了。那裏駐紮了大隊的高國兵士。他們有刺刀，有手槍，有機關槍，有大炮。我看見有些奴隸在服侍他們。但我却找不見一個女子，有的都是屍體。是的，沒有一個女子在服侍高國兵士，她們是臨死不屈的。我認識她們，我和她們住了這許久。」

「我又往前面走，我走到最後的一條街了。街上到處留着血跡，已經成了黑紅色。每一個人家都住了高國兵士，所有的大門開着，有些兵士在裏面唱歌。我走過一家門前，我認得那是揭絕命的地方，但那裏也被高國兵士佔據了。全國奴隸區域裏已經沒有一塊乾淨的地方了。便是屈服的奴隸也只得棲息在斷壁頽垣下面，他們所有的那一點有限的東西也給高國兵士拿去了。更慘苦的命運在他們底前面等待着。對於他們，我只有憐憫。」

「我走出來，路上遇着幾個高等國度的軍官，他們與高彩烈地談論着，每遇見一個悲慘的景象總要發出幾聲笑語。他們好像在看演戲，沒有一點同情心。一個奴隸低着頭

走，不留心把一個高大的軍官撞着了，他連忙向那軍官謝罪，却被軍官一脚踢倒在地。上那一隻沉重的馬靴！我看見那人撫着傷痕，默默地在掙扎，半晌爬不起來。然而那軍官却得意地對同伴說：「這般奴隸正應該被高國人拿來像豬一般地宰殺！」說完便揚長地去了！

「我站在旁邊看着這一切，我不住地打擊我底胸膛，我底心痛得太厲害了！我並不去撫慰那個奴隸，因為我知道這時候話語沒有一點用處，我不能夠做一個虛偽的慈善家，因為我曾經和他們在一起生活過，然而如今我眼睜睜看着他們沉淪在黑暗的深淵，我却不能夠拯救他們。我太脆弱了。」

「是的，我太脆弱了！我不能夠幫助那些奴隸，我不能夠加害於那些屠殺者，佔據着在反抗運動失敗，大批的奴隸被槍殺，我底揚殉了道以後，我却殺了是貴婦人的這資格。回到被佔據了的奴隸區域來，旁觀失敗的奴隸們底悲慘境遇和勝利的佔據者底殘酷行為，我太脆弱了。」

「我走出了奴隸區域，好像離開了一個地獄。我又走進紅木的馬路。這時候馬路變得非常熱鬧了。許多汽車接連地飛馳着，成了兩根不斷的線。汽車裏坐的盡是貴族小姐和高等人物，或者貴婦人和貴族少年，每個宮殿、府第和別墅裏面都傳出音樂聲，每家門口都站了兩排奴隸，恭敬地伺候客人底出入。到處是男人底笑聲和女人底嬌語。我現在走進另一個世界裏面了。」

「是的，在這一個地方竟然分成了兩個世界。人們是並不互相關聯的。奴隸們在那邊流血，在哭泣，在受侮辱；而會長，貴族，高等人物卻暢快地在這裏笑樂。我起初有點不解，但是不久我想起先前聽見的一句話：「這般奴隸正應該被高國人拿來像豬一般地宰殺。」我也就明白了。對於奴隸們，同情和正義是不存在的。這些東西是專為另一些人說的。一切的希望都斷絕了。留在這一些人中間沒有一點用處，他們是不會出來站在奴隸一邊和高國的佔據者反抗的。奴隸們底命運只有靠奴隸自己來決定。然而在這一回反抗運動失敗後，奴隸羣中的精英已經死亡淨盡了，剩下的一些都沒有力量來繼續奮

關。

「完了，我們底希望就這樣完結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實踐我底誓言，我已經無法來繼續我底工作了。」

她說了這許久，才停住了話頭，長長噓了一口氣。

她底敘述引起了我底悲哀，我底憤怒，我底同情，我底眼淚，我竟然忘却了我自己，我彷彿就是那敘述中的主人翁，直到她閉了口，我纔從另一個世界裏醒過來，我纔發見我依舊在船上，在我底前面是黑漆漆的海面。這裏並沒有高國兵士，也沒有奴隸，只有她，一個貴婦人，就因為她底存在便給我證實了一切。

我很想知道她底故事底結局，我很關心那些奴隸們底命運，我希望她馬上接着說下去。我怕她一旦閉住口就不肯再張開。我焦急地望着她底臉和眼睛，那上面好像罩了一層薄霧，我不能夠知道她這時候有什麼感想。

忽然她把頭掉過去大聲對着海說：「海，你既然咆哮得這麼厲害，顛播得這麼兇猛，

爲什麼你不起來把那島國的奴隸區域淹沒呢？你把我底樹底身體怎樣了，爲什麼不讓他來實現他底約言呢？我現在已經是力盡了！而我終於不能夠在這世界上找出正義來！」

這些話好像是一瓢冷水潑在我底頭上，我底希望完全斷絕了，我也掉頭去望海，海是那樣深沈，我不能夠知道牠底秘密，我這不能不想到那奴隸們底故事，我感到一種恐怖，我又感到一種絕望的憤怒，我等待着海浪高起來吞食掉我們底船，吞食掉這個沒有正義的世界。

四 「怒吼罷，奴隸們啊！」

步 底 海

「以後的事情怎樣呢？難道奴隸們底命運果真是無法挽救的嗎？」我這樣問。她起初不回答，好像沒有聽見我底問話，後來她把臉向着我，她底臉上閃耀着一種奇異的光，她加重地說：「我做了，我成功了，我實踐了我底約言。」

「你成功了？」我驚喜地問，我幾乎不相信她底話。她底話來得太不尋常了，我完全料不到，而且她底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依舊是那樣深沈，這又使我起了疑慮。

「是的，我成功了，我把那些高國的佔據者全都滅絕了。」她憤怒地說，臉上現了堅忍的樣子。「幾年過去了，奴隸區域漸次恢復了從前的狀況，不比從前繁榮得多，因為那已經是高國的佔據區域了。巍峨的大廈裏住着高國人，在大廈後面是幾排窄小的樓房，在那裏奴隸依舊哀訴着他們底悲慘的命運。我回到那裏去了，我終於喚起了他們。我又一次把他們組織起來，像楊從前所做的那樣。他們全都願意為自由犧牲。他們決心起來和佔據者拚命。於是在一個黑夜裏——」

她停了停，用手壓着被風吹散開的頭髮，然後接着說下去：「是的，在一個黑夜裏，奴隸們全都起來了。我們突然向着高國的佔據者攻擊，恰和他們從前攻擊我們那樣。他們沒有一點防備，這一次他們底鋒利的武器是沒有用了。他們抵禦不住我們底死命的進攻。許多的房屋起火了，這是我們自己焚燒的。我們焚燒了自己底房屋，斷了自己底歸路，

表示願意和佔據者拚一次命。我們勝利了。高國兵士完全潰散了。他們變成了膽小的懦夫，他們跪着向我們求饒。我們認識他們，他們就是幾年前屠殺過我們的那般東西，沒有一個不是的。我們不能夠忘記，受害者底血還在我們底身上燃燒。我們不能夠放過他們，不能夠放過他們，讓他們好去預備第二次的大屠殺。於是又經過一場戰鬥，我們就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我們真個把那般佔據者全都滅絕了！

她底臉忽然亮了一下，她又說：「這時候島國裏再沒有奴隸了！所有做奴隸的都離開了紅木的馬路，回到自己底區域來，住在佔據者底大廈裏。沒有一個人肯給酋長、貴族、高等人物服役了。沒有一個再願意做奴隸了！」

「真的？」我又驚喜地問。「那般人又怎麼辦呢？他們不會來干涉嗎？他們沒有奴隸是不能夠生存的。」

「他們來干涉，來攻擊，都沒有用！因為這時候奴隸們已經變成強者了。他們戰勝了高國的佔據者，他們又戰勝了一切的攻擊者。」

「那麼那些高等國度呢，牠們不會像高國那樣派遣軍隊來嗎？你們又怎麼抵抗那許多軍隊呢？」我關心地問。

「然而我們終於勝利了，我們把一切的敵人都滅絕了，因為我們變成了強者。我們用自己底血爭得了我們底自由。從這時候起烏國裏再沒有什麼會長，貴族和高等人物，也沒有什麼奴隸，都是一樣的自由的人！楊底事業完成了，他底理想實現了！」她說到這裏便長長嘆了一口氣。

「真的，竟然有這樣好的事情！爲什麼我先前不曾聽見說過呢？」我歡喜得差不多要跳起來。

她不回答我，卻又掉頭去看海。

「這樣重大的消息，爲什麼我以前一點也不知道那個國度如今還存在着嗎？」我快慰地問道，我急切地等待着她底回答。

她許久不說話，忽然掉過頭來，仰望着天嘆了一口氣，慢聲回答我說：「那個國度只

是在我底理想裏，那只是一場夢。」

我不懂得她底意思，她底態度是很嚴正的，她決不會和我開玩笑，但是她剛才說的那些話又是什麼意思呢？我心裏開始在推想，她又說話了：

「我方纔所說的一番話只不過是我底理想，那真實的故事是沒有結局的，因為現在我們並沒有勝利，島國的奴隸區域依舊被高國兵士佔據着，奴隸們依舊在舍長，貴族，高等人物底三重剝削下面討生活，依舊在高國兵士底槍刺下面哭泣呻吟。」

「什麼？這個消息是假的嗎？這只不過是你底理想嗎？呵，你把我欺騙了！」我因了絕望而變得憤怒了，我忍不住這樣責備他。

「爲什麼欺騙你呢？」她冷靜地說，但我看得出來這冷靜只是表面的，她底心裏有着什麼東西在燃燒。「這樣的事本來是做得到的，只要奴隸們下了決心，大家一致團結起來去反抗暴力，他們一定會得最後的勝利，是的，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勝利。」

她略停了一會，又換了一種語調繼續說下去：「然而我所看見的現象卻和這相反。

奴隸們似乎是被大炮和機關槍駭得不敢抬頭了，再不然，就是他們已經疲憊於鬪爭了。我沒有方法喚起他們……我失掉了楊以來這許多時候我並沒有懈怠過我底工作，我並沒有浪費過我底光陰，我確實盡力做了我所能夠做的。我繼續生活在他們中間，和他們接近，用盡力量去鼓勵他們。我和他們談起楊底故事，談起大屠殺底故事，談起高國兵士怎樣佔據奴隸區域底故事。我又對他們談起楊底宗教，以及奴隸們怎樣可以變做強者底故事。我對他們談了許多許多。可是我並沒有得着回音。他們漸漸地不敢親近我，不敢相信我了。我差不多被他們視作一個不祥的女人，像女巫一類的東西，不會給他們帶來幸福，只會帶來災禍。

「我愈過愈是孤獨了。在奴隸羣中間我是孤另另的一個自由的人。自由嗎？還在我周圍的衆人都做奴隸的時候，我怎麼會得到自由！我應該說我是愈過愈感覺到不自由了。我差不多找不到一個可以和我談話的人。我底周圍的確只有一些奴隸，身心兩方面同時屈服的奴隸。」

「從前的時代是不會再來的了。那些懂得自由的奴隸中間的精英已經喪失淨盡了，喪失在那一次的大屠殺中，剩下的一些都是甘願在高國兵和島國貴族底兩重統治下面低頭的。爲了個人底身家性命，爲了那卑賤慘苦的生存，他們居然會賣掉一切。」反抗」這個名詞變成了不祥的符咒，再沒有誰敢想到站起來做一個自由的人。

「然而我也算把這一切忍耐下去了。在這種環境裏我工作了兩三年，我沒有一天懈怠過我底責任。可是結果我只得了幾個同情者。是的，幾個同情者。他們是很勇敢的，他們了解我，同時也懂得自由，願意爲自由犧牲。但是單獨的幾個人又能夠做什麼呢？」

「希望愈加淡了。在這些日子裏我每晚上都趕到海邊去。我去看海，去看我底樹，是否要實踐他底約言，這時候我只有盼望他來實踐復仇的約言，因爲我差不多完全沒有勝利的把握了。」

「每晚上在海邊我都見着同樣的景象：一片黑漆漆的海面，海不住地在咆哮，在顛播，有時候也顯得很可怕，可是卻決不能夠使人相信牠有一天會把全個奴隸區域淹沒

了的

「每晚上從海邊回來，我就好像落在冰窖裏一般。我常常連走路的勇氣也沒有了。我走過高國兵士底營房，總要聽見一些歡樂的淫穢的歌聲。在大街上時時有高國人鞭打奴隸的事。奴隸們整日家被凌辱，被踐踏，受飢寒，吃鞭打，給人服役，比從前還悲慘，然而他們如今連訴苦的膽量也沒有了。他們走在路上，縮着頭頸，或者低着頭，不說一句話，或者露一個疲倦的不自然的笑臉。他們不像是人，只像一些影子。

「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實在不能夠再忍耐了。我每次每次對自己說：『等着罷，將來總有一天什麼都會翻轉過來的。』但是我已經等了幾個年頭了，而希望還是那樣渺茫，情形和從前一樣，甚至比從前更壞。

「我們，我和那幾個同情者實在不能夠再等待了。我們決定不再去做那種徒然的喚醒奴隸的工作了。我們願意把生命拿來孤注一擲做一次痛快的嘗試。我們要用這幾個人底力量來完成楊底志願。我們要和高國的佔據者拚一次命。

「我們差不多快要準備完全了，然而一個黑夜裏，又是在黑夜！我得着消息：我底幾個同情者完全被捕了，同時又有五六個高國兵闖進我底房間裏來搜查，所有的物件都被他們翻看了，他們得不到什麼證據，一個軍官半客氣半命令地對我說話，要我馬上離開奴隸區域。」

「我問他們爲什麼要我離開，他們並不說一點理由，我和他們爭辯，但也沒有用處，我罵他們，他們竟然沒有聽見。」

「後來他們護送我離開我底住所，他們還陪伴我到船上，他們強迫我離開了島國，他們口口聲聲說護送，說陪伴，而事實上我卻被他們放逐出來了。」

「離開了島國，我又到過不少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也有我可以做的工作，在那些地方也充滿了壓迫，慘痛，在那些地方也有着像奴隸一流的人，然而無論什麼時候我總不能夠忘掉那個島國和島國的奴隸區域，我更不能忘掉的是那幾個被捕的同情者底命運以及那許多許多匍匐在兩重統治下面甚至不敢呻吟訴苦的奴隸們底命運，我每一

想到這些，我就恨不得馬上回到島國去。然而在我與島國之間不僅隔了幾道海洋，而且還隔了種種人間的障礙。在那裏已經沒有我立足的地方了。

「我常常對自己說：『忘掉罷，忘掉那島國的事情罷！爲什麼定要堅執着去實踐你底約言呢？世界是那樣大，你可以工作的地方也很多，你何必一定要到那島國去繼續工作呢？』然而這也沒有有一點用處，女人底心是不容易忘記什麼的，那憎恨已經在我底心裏生了根了。而且尤其是當我打算忘掉舊事的時候，那一切，揭底面貌，許多奴隸底面貌，連接的瓦礫堆，燒焦的屍體，朋友們底血，少婦底赤裸的身體和那像是在喊叫復仇的嘴，那一切都非常明顯地現在我底眼前了。我不能夠忘記，我什麼也不能夠忘記！

「我實在不能夠忍耐了。從報紙上我常常讀到島國的消息，那上面總是充滿着不幸，慘苦，血淚。奴隸們底不幸，奴隸們底慘苦，奴隸們底血淚已經越過了幾道海洋而達到我底身邊了。無論我走到什麼地方，我都會知道島國底消息。差不多每一天的報紙都要帶來一些新的血淚。高國兵士底壓迫，島國會長，貴族以及高等人物底剝削，這些只是繼

續不斷地增加，奴隸們底負擔比在任何時候都要沉重。這時候全個島國真正是被奴隸們底血淚淹沒了，從那血淚的海中還時時透出一些佔據者和剝削者底歡笑聲。

「我實在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決定要回到那裏去，要不顧一切地回到那裏去，即使那裏只有死留給我，我也要回去，我不能夠再在各處漂游，拿悔恨的思想浪費我底光陰了。」

「我果然回到島國去了，當我看見海邊的新建築和插在那些建築頂上的高國旗幟時，我底心裏不知道是怎樣地激動，我恨不得馬上就上岸去，馬上就做出一些事情，然而我底計畫都成了泡影，我一走上岸，就被高國兵士接待着，他們把我拘留了幾天，便又用原船送我離開了，第二次我回來連上岸的機會也沒有，但我並不灰心，我又進行第三次，這一次我是成功了，我到了島國，上了岸，他們一點也不知道。」

「在奴隸區域裏我找到一個熟人，我前一次和他見面時他差不多還是個孩子，現在他已經長成了，他是我底同情者，前次我們底計畫失敗後，他因為年紀很青，沒有人疑

心他，所以他現在還是很安全的。他含着眼淚告訴我那幾個被捕的同情者底命運。他們是在牢獄裏被高國兵士慘殺了的，沒有一個活着回來。他又對我詳細訴說着這幾年來他底遭遇和這島國裏的一切情形。他又告訴我他怎樣奮鬥，在那些屈服的奴隸羣中怎樣孤獨地宣傳着楊底宗教。他說他怎樣焦急地等待着回來，回來繼續從前的工作。他是那樣興奮，從他底談話和舉動上我就看出了熱情底滿溢。我了解他了。

「這「孩子」，我這時依舊稱他做這「孩子」，在這「孩子」底身上我看出了一個勇敢的人，一個和楊一樣勇敢的人。我底希望又復生了。我想這一次我們一定可以做出一些事來。於是我們開始了工作。

「事情在最初好像很有希望，我們進行得很順利。我們開始把奴隸區域裏的沉寂的空氣打破了。我們得了一些新的同情者，又得了更多的同情者，他們信賴這「孩子」。像從前另一些人信賴楊一樣。我們做得很秘密，沒有被外面的人知道。我一面工作，我底心裏充滿着快樂，我想這一次我的事業一定會成功了。

「在這些日子裏我也時常出去，時常到海邊去望海，去看那吞食了樹底屍體的海。自然我是化了裝出去的，那些高國兵士不能夠認識我，而且我出去時多半在夜晚。

「如今在海邊我卻不能夠看見那一片黑漆漆的海面了。在那裏泊了無數的汽船，每一隻都是燈光輝煌，照耀得像在白晝；每一隻船上充滿着笑語和音樂。岸上聳立着一長排新的建築，每個建築底窗戶都是大開着。我底眼光穿過窗戶看見了那些高國佔據者底夜生活。我看見了賭博廳，我看見了跳舞會，我看見了酗酒的地方。在那些建築裏面，在那些汽船裏面高國的男女在調情，在作樂，猶如烏國的會長，貴族以及高等人物在宮殿裏，府第裏，別墅裏那樣。同時在旁邊伺候，服役，諂諛的也是那般的烏國的奴隸。

「從前的景象如今完全看不見了。海也不咆哮了，不顛播了。他變得非常平靜，好像特地來給高國的享樂者助興一般。

「看着這些景象我只有心痛。所以我每一次從海邊回來，總是帶回了一些陰鬱的思想，這思想常常給我驅散了快樂，驅散了希望，要等着那「孩子」來安慰我，拿他底熱

情來鼓舞我，我才能夠恢復我的勇氣。

「那「孩子」麼麼勸我不要到海邊去，但是我並不聽從他底話。我說我到那裏去，是要拿那些景象來灌漑我底復仇思想。我說我正需要着陰鬱的思想，才可以使我變得
更殘酷。」

「我依舊時常到海邊去，我去望海。可是我底心情和從前完全不同了。我不再把我底希望寄託在海上了。我不再相信牠會那樣兇猛地咆哮起來把這個奴隸區域淹沒掉。我是來問牠究竟把我底榻底屍體怎樣了。然而我永遠得不到回答。」

「不管這一切，我們底事業漸漸地有了大的進展。後來我竟然沒有時間到海邊去了。同時外面傳說高國兵士已經知道我回來，正在探訪我底蹤跡，我不得不小心防範着。而且那孩子比我自己還更注意到我底安全，他堅持地不要我出去。」

「我們加倍努力地工作，爲了要使我们底事業早日成功，免得被高國兵士來破壞。但是我們卻沒有那樣多的時間，因爲災禍就已經來了。」

「有一天那孩子突然病倒了，接着在同情者中間就發生了糾紛，因這糾紛而起了裂痕。我雖然還是努力不懈地繼續工作，而且爲他們排解，但是也沒有一點効力。在很短的時間裏兩個派別底對立就成功了。於是在一個黑夜裏，是的，又是在一個黑夜裏，那高國兵士作惡的時間總是在黑夜！我底秘密的住所被包圍了，十幾個高國兵士來把我捉了去。」

「這一次他們宣告說不再釋放我了。他們稱我做『可怕的婦人』。他們說不是有人告密，他們還捉不到我。他們把我帶到一個秘密法庭去受審判。我在那裏一句話也不說，他們也把我沒有辦法。因爲我究竟是一個貴婦人。所以他們對我也還客氣，並沒有用刑具來拷問。」

「審判底結果我被判決終身監禁。我並不替我辯護，因爲我這時候是在他們底手裏了。是殺是囚，只有由他們來決定。」

「從此我底希望完全斷絕了。在一個非常窄小的囚室裏我找着我底新世界。我被

判定永遠住在這個小房間裏，再不能夠活着出去，一天從早到晚只能夠看見同樣的東西：黑暗的牆壁，伸手達不到的小窗洞；一張小方桌，一張床，還有一點零碎的盥洗用具。沒有空氣，沒有陽光，沒有人聲。

「我整天被過去的陰影壓迫着，被失敗的悲哀折磨着，被對於同情者（尤其是那孩子）的思念苦惱着，我時而悲哀，時而憤怒，時而擔心，時而思索復仇的計畫。我沒有一晚上闔過眼睛，所以不到一個星期我就患病了。我自己以為這一次我底事業會永遠終結了。」

「但是高園的佔據者卻不願意我死，他們卻聘請了醫生來給我治病，又把我移到另一個地方。我底新住居是比較舒適多了，外面是一個花園，房裏的布置也還不錯。我現在並不缺乏什麼，只是沒有自由。」

「我起初很奇怪他們為什麼這樣優待我，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我底父親底力量。我被捕的消息傳到了父親底耳裏，他便到高園佔據者這裏來設法援救我。他本來可以把

我救出來，然而我不肯寫悔過書，不肯答應跟他回家去過從前那樣的生活，所以他終於失敗了。我們見了面，恢復了父女感情，但是我卻不肯爲着他犧牲我底信仰。

「不管這個，我依舊出來了，回到活動的人間來了。這是那個「孩子」救我出來的。他自從得到我被捕的消息就從病床上爬起來想着援救我的方法。他終於成功了，而且並不要多久的時間。」

「在一個黑夜裏，又是在黑夜！他居然設法把我救了出來。他把我弄到他底家裏過了一晚，預備送我離開島國。這晚上他告訴我許多事情。我才知道同情者裏面果然有人出賣了我們，因此除了幾個投降者而外，大部份都被捕了。我們底努力完全付之東流。我現在除了離開這裏外，再沒有別的路。」

「我在第二天本可以動身的，但是一件事情留住了我。那「孩子」突然又病倒了。他吐出多量的血。他底病本來沒有全好，這些日子裏，爲了援救我的緣故，未免勞苦過度，尤其是昨晚。他爲了我犧牲自己底健康，我決不能夠拋棄他走開。雖然他極力要我走，

但我終於留下了。我留在這裏服侍他，我以為這樣多少可以報答他，而且這時候又有一種東西把我牽引到他底身邊，這就是愛情。這是我在囚牢裏發覺出來的。是的，我愛他，我不願意離他。

「我在他這裏住了快一個星期，他底病依然沒有起色，外面的風聲似乎很緊，時常謠傳高國兵士要搜查全個奴隸區域，他又勸我馬上離開島國，我堅決地回答他說：「我要留在這裏看護你底病，你一日不愈，我就一日不走。」他看見我底態度這樣堅決，也就不再勸了。

「這天晚上，我已經睡熟了，忽然被一個聲音驚醒起來，我看見那孩子倒在地上，開始在喉鳴，我連忙下床去看他，他一身都是血污，地板上有一把小刀，我底心不禁猛烈地戰抖起來。我明白了，我拿了水來洗他底傷痕，我撕下一塊衣襟來塞他底傷口，我要把他扶到床上去，然而他搖手阻止我，他微笑地說：「現在你可以走了。」

「一陣感動佔有了我，我不顧一切跪下去捧着他底臉狂吻，我一面狂叫着：「你要

活起來，你要活起來。」

「他睜大着眼睛，一面微笑，一面掙扎他說：『我要死了，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一句話。我愛你，我死了也愛你。』」

「這句話我等了許久了，到現在才被他說出來，然而已經太遲了。這幾年來我只找到一個勇敢的人，他把我從囚牢裏救了出來，而他卻爲了愛我的緣故自己對斷了他底生命。在埋葬了我底楊以後，如今又要來埋葬我底另一個愛人。我底悲哀太大了。我底女性的心靈被觸動了。我不能夠再支持下去。我伏在他底身上楊快地哭起來。」

「他用手撫着我底頭髮，聲音清晰地說：『利娜，你不要哭，不要悲痛。我是不緊要的。你要活着，你要活下去。我們底事業才開始咧！我死在你底懷裏，我很快活……我愛你，我死了也愛你。只要你還活着，還活着來繼續我們底事業，我死了也沒有什麼遺憾……我這許多日子來只有一個思慮，就是關於你底安全，現在你出來了，我也放心了……你現在快離開這裏罷！他們隨時都會來的……爲什麼還要哭呢？我底病反正不會好，早點死。」

也是痛快的事……不要灰心，不要因失敗灰心，你要去繼續工作，你要努力把那般奴隸喚醒起來，要他們怒吼。奴隸底怒吼會把那些佔據者，剝削者底歡笑淹沒的……呵，我底眼睛黑了，我看不見你了……呵，讓奴隸們怒吼起來！怒吼……怒——吼……」

「那孩子就這樣地死去了。我底哭聲把他喚不轉來，失了他我懂失掉一個最勇敢的同伴，我遺失掉了一個愛人。這許久我就愛上了他，可是一直到他才向我吐露他底愛情，使我連對他敘說愛情的機會也沒有，我們就這樣地永別了。」

「我現在應該走了，他說得不錯，我應該活着，活着來使奴隸們怒吼起來，怒吼起來把那些佔據者，剝削者底歡笑淹沒掉。」

「我站起來拭了臉上的淚痕，我把他底臉望了一會兒，我又俯下去和他接了最後的一吻，我就毅然地走了，我把他底屍體留在房裏讓別人去處置他，我不能夠像埋葬那那樣地來埋葬他，所以就在如今我還不知道他底屍體是在什麼地方。」

「不管這算不算結局，我底故事就是這樣完結了，這是我料想不到的事，然而兩

年多的光陰又過去了。」她說到這裏便住了口。她伸手把眼睛拭了一下，因為那裏面已經蓄滿了淚珠。她底臉望着黑暗的遠處，她好像在回憶當時的情景。她底頭髮被風吹得差不多直立起來像獅子的鬃毛。她底頭突然顯得很大了。她轉過臉來，我似乎看見了兩隻血紅的眼睛。

「這兩年來我走過了不少的地方，就恰像走過人心的沙漠。我永遠是一個孤獨的人。」她呻吟似地繼續說。「到處我都看見奴隸，我找不着一個勇敢的男子，像樹和那孩子那樣。所有的人都死了，然而那血的誓言是不會死的，牠永久存在我底心裏。這幾年來我從沒有忘記過牠。牠每天每天燒着我底心，使我不能夠有片刻的安靜。我會經幾次對自己說：「你忘了罷，爲什麼老是想着那些事？你也可以放棄一切去過點安靜的生活，像那許多男子一樣。」但是我不能夠，因爲一個女人底誓言是永久的，是不能夠被忘掉的。我於是又對自己說：「你要遵守你底誓言，你要堅持下去，即使全世界的人都站在你底反對方面，你也應該用盡你最後的力量去完成你底事業」……」

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接着又自語似地說：「如今兩年多的光陰又過去了，我依舊孤另另地到處漂泊，我不能夠回到那島國去。我依舊不會聽見奴隸們底怒吼，要到什麼時候奴隸們纔會怒吼起來呢？……我實在不能夠忍耐了。我要聽那吼聲，怒吼聲，島國的奴隸們！你們怒吼起來，咆哮起來，就像這海一般！」

她閉了口，便又用手去搖撼鐵欄杆。鐵欄杆發出微弱的叫聲，這顯然是和怒吼聲差得遠。我不能夠說話，我被一種恐怖的思想佔有了。我不看她，我只看海。我底耳裏充滿着風底怒吼，海底咆哮。我底眼前是一片不住地幌動着的黑漆漆的海面。別的一切都沒有。好像島國的奴隸們真個怒吼起來，他底吼聲已經通過幾道海洋而來到我底耳邊了。沒有酋長，沒有貴族，沒有高等人物，沒有高國的佔據者。我底眼睛裏沒有他們底影子。我底耳邊沒有他們底笑語，只有黑漆漆的海面，只有從海裏透出來的奴隸們底怒吼。海面不住地增高，不住地顛播，好像馬上就要壓過船頭，把我們這隻船，把整個世界淹沒掉一般。

「你看！我恐怖地，激動地指着海面對她說：『那不是奴隸們在怒吼嗎？』」

「不，」一個冷峻的聲音回答我，「那只是海底咆哮，海永遠是這樣地咆哮着，牠已經咆哮了許多許多年了，可是除了一些船隻外，並沒有看見牠淹沒過什麼！」

「海呀！你究竟把我底楊怎樣了？爲什麼不讓牠怒吼起來？」她獨自對海說。

「我要回去，我要回到那島國去，我不能夠再漂泊了，便是在那裏只有死等着我，我也要回去。」她說着，一面接連地搖頭，恰像鬍子在抖動鬚毛。我彷彿看見一雙血紅的眼睛不住地在我底身上望。

「來，跟着我來，到我底船裏來，我有東西要拿給你看，我從前在高國佔據着底監獄裏寫的東西。」她突然定住了身子，伸出手抓住我底肩膀，用一種命令似的聲音說，然後放鬆了我底肩膀，獨自拔步走了。

我並不推辭，而且我也不想推辭，我就默默地跟着她走了，因爲這時候我已經被她底全人格所佔有了。

後篇

一 利娜底日記

三月八日

這是我患病以後拿筆寫字的第一天。我覺得我底精力已經漸次恢復了。我還要活着，我還不會死。是的，我底事業還沒有完成，我不會死。

從那個送飯來的奴隸底口裏我才知道我在病院裏已經睡了十幾天了。在病院裏的生活，我自己也不很明白。我只記得一個有着黑鬍鬚的醫生天天來給我打針，一個中年的看護老是坐在我底牀前，一個高國軍官時時來看我。有一天我可以坐起來了。於是兩個看護把我扶到汽車裏，兩個高國兵士押送着，把我送到這地方來。我在這裏又躺了兩天，才可以勉強行走。

這新地方的確比那囚室要舒適多了。外面是一所花園，裏面有三間房屋，我自己住一間，一個奴隸住一間，還有一間留給那兩個看守的兵士住。

自從離開我底父親底別墅以後，我就沒有過着像這樣舒適的生活了；自己用不着勞働，一切都有人服侍，什麼東西也不缺乏。然而我却寧願回到奴隸區域去，因為在這裏我究竟缺乏一件東西，而且是最寶貴的東西，那就是自由。

我一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愛自由的，然而我愈是愛牠，我便愈是感到我底自由給別人剝奪去了。我可以在自己底房間裏做一切的事，但是我却不能不聽見那兩個高國兵士底咳嗽和饒笑；這給我提醒我是個失了自由的人；我可以在花園裏隨意行走，但是卻要被那兩個高國兵士監視着；這也給我提醒我是個失了自由的人。

花園底鐵柵門永遠關閉着，那一把大的鐵鎖沉重的垂在門上，我每一次看見牠，我就要埋頭看我底手腕，看我有沒有力量把牠從門上扭下來。然而我是一個女人，如今又是在病後，我沒有這力量。我想我一生恐怕沒有走出這花園的機會了，要是他們不把我

移到囚室裏去的話。

在囚室裏我已經把我底希望完全埋葬了。到了這裏我又一次埋葬了新的希望，可是新的希望卻不時來引誘我。

花園外面是一條泥土路，垣牆裏的蓋着新綠的樹木垂了些枝葉到外面去。園裏有幾種花已經含苞待放了。我或是坐在籬前，或是走在花徑裏，我常常看見鐵柵門外過路的奴隸們底孩子，有男的，有女的，他們手裏提着籃子，或者提着桶。他們走過這裏總要在鐵柵門前站一會兒，他們在談話，有時候還要喚兩聲我底名字。我不認識他們，他們居然會知道我。我雖然不能夠和他們談話，但是看見他們底天真的小臉，也夠使我安慰了。這後一代人，我想一定是比他們底父母們更有希望，他們將來一定不會做屈服的奴隸。不過我恐怕我以後不會再看見他們了，因為今天早晨那兩個高國兵士對他們說了些恐嚇的話，還把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打了一下。

在這島國裏不平的事情太多了，就在這麼清靜的地方也還會看見。那時候我底心

被憎恨鼓脹着，我忍不住把那兩個高國兵士痛罵了一頓，但是他們好像沒有聽見一般，依舊板着面孔在園裏踱着。

三月十日

那個奴隸給我送午飯來，我問她外面的情形，她不肯告訴我，她說她怕那兩個高國兵士，不錯，許多男子都在機關槍下面低頭，何況她這一個半老的婦人，然而我想她一定還記得大屠殺底事情，我要說法來鼓動她。

然而她也告訴我一個消息：我底被捕是因為同情者裏面有人告了密，我不相信牠。我自問那許多同情者裏面有誰能夠是賣我的人呢？我只記得一些苦痛的、樸實的面貌，他們決不能夠出賣我。

這一個消息給我引起了許多的回憶，許多的面孔，許多景象在我底眼前輪流替換着，只有一個面孔長久佔據着我底頭腦，我認得這是我底那個「孩子」。

在那些時候「孩子」差不多每晚上都要到我底家裏來，他看見我埋着頭在房裏

躑着，或者雙手捧着臉身子躺在牀上，他就知道我從海邊帶回來了一些陰鬱的思想。於是他便拉我從牀上坐起來，或者拉我坐在他底旁邊，他做出快活的樣子和我談着種種的未來計畫，有時候他還談着他幼年時代的種種有趣的事情，他極力安慰我，或者和我開玩笑，他有時候喚我做「姊姊」，有時又喚我做「母親」，他和楊不同，他不是一個嚴肅的人，他是個天真的大孩子，他不斷地談笑，一直談到我恢復了快樂和勇氣，於是我們便開始做我們底工作。

那個圓圓的臉，那一雙發光的眼睛，那一張表示有決心的嘴，以及那熱烈的表情，真誠的態度！那一切，我任是怎樣擺脫也擺脫不開。我一閉上眼睛就看見他立在我底面前，我睜開眼睛，又彷彿聽見他在旁邊叫「利娜」，「姊姊」，或「母親」。我也禁不住低低喚了一聲「孩子」。

我喚他，並不聽見應聲。我睜大眼睛向四周看，屋裏並沒有一個別的人，只有白的牆壁和簡單的陳設。我突然記起來：孩子是病了。

我被捕的時候，他正患病睡在家裏，我因為忙着排解同情者底糾紛，和做別的工作，不能夠去看護他。我每天只到他那裏去一次，但很快地就走了。在那些時候他躺在牀上常常拿一本書在看。一個老婦人在旁邊照應他。他底面容顯得很憔悴，只有那兩隻眼睛還在閃閃地發光。

呵，我記起了許多的事我都記起來了。有一次我去到他那裏，那個老婦人出去了，他獨自坐在牀上。他看見我進去，竟然要走下床來，卻被我連忙阻止了。

「你來了，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想你，」他大聲說着，一個笑容使他底憔悴的面容變得美麗了。他告訴我他底病已經好多了，居然可以勉強坐起來。他又叫我在牀沿上坐下，央求我多坐一會兒陪他談話。他說一個人躺在牀上太寂寞了，如果我不常常去陪他，他就會不顧病體跑到外面去。

我和他談了許多話，我把我底工作情形告訴了他，他又給我貢獻了一些意見。

「姊姊，告訴我，像我們這樣的人也沒有戀愛的權利嗎？像我這樣把生命許給事業

的人，」他突然問我，他底臉發紅了。

我驚訝地望着他，我不懂得他爲什麼要問這個問題。我微笑地說：「當然是有的。但是，孩子，你爲什麼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但是這書上不是說『我們愛我們就有罪了』嗎？我想一個人既然把生命許給事業，那麼他自己就沒有一點權利。」他指着手邊的一本書，是左拉底小說。

「那麼你又爲什麼要問我呢？」我嗤笑地反問他。

他底臉紅着，他遲疑地回答說：「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他突然住了口。

我以爲我明白了，便振着嘴笑起來，半晌我才說：「你一定是愛上了誰，是嗎？告訴我，那人是誰。」

他不答話，我便接着說：「孩子，你是有這權利的，你不靠我，你這年青，你在生活裏也應該享受，沒有人能夠奪掉你底這權利，說『我們愛我們就有罪了』，那只是一句套話，不要去相信牠！」

「但是我所愛的那個人，她也有這權利嗎？」他遲疑地問。他埋下頭去，不敢看我。

「爲什麼她沒有呢？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樣的。」我笑着回答。我在想：這女人究竟是誰呢？在我們底同情者中間也有幾個女郎。我想可以和他發生戀愛關係的至少有三個。我便問：「是張嗎？」他搖搖頭。「王嗎？」他又搖頭。「趙嗎？」他依舊搖頭。

「我現在不告訴你，」他頑皮似地說，就把這番談話終止了。

那時候我沒有時間去想這些事，但是現在漸漸明白了。

是的，我又記起了。另一天我走進他底房裏，他閉着眼睛在背誦一首詩。他聽見我底脚步聲便停止了。我只聽清楚一句：

「那令我生愛的人兒永不知道我底愛。」

那令他生愛的人兒究竟是誰呢？我現在開始明白了。

呵，還有他有一次在談話裏忽然歪頭問我：「年齡的相差和愛情沒有妨礙嗎？」我因爲馬上忙着談別的重要問題，所以並沒有回答他底這問題。然而如今我完全明白

了。

孩子，你底心我完全明白了。我這時候才知道了你底愛情，但已經太遲了。我們連會面的機會也被人剝奪了。

三月十二日

今天和那個奴隸談了一些話。她說她幾年前就知道我底名字和楊底名字。她說在奴隸們中間如今提起楊底名字還有人流淚。她和我說起她底生活底困苦，一面說一面拭眼睛。我知道她底丈夫在別墅裏做奴隸，牠底一個獨養子在高國佔據者底大廈裏服役，但最近突然死了。她說：「他死了也好，免得活着受罪。」

「那年的大屠殺發生你在什麼地方？」我這樣問她，我想用這問話來引起她敘說那時候的經歷。

她聽了這問話臉上現了恐怖的樣子，恰恰在這時候高國兵士在外面大聲咳嗽，她連忙向外面張望一下，就急急走出去了，留下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在房裏。

一個面孔閃進我底腦裏來，又是那個「孩子」

「我們要反抗，如果反抗的結果就只有刑場，槍彈，監牢留給我們，我們也要反抗到底。」這樣激昂的話從他底可愛的嘴裏吐出來。他站在一張條桌前面，對着那許多同情者底苦痛的，摸實的臉說話。他自己底臉被熱情燃燒得發亮。他做出那樣激動人的姿勢。他真是可愛呀！許多人被他說得流淚了。他底話一句句進到人底深心。他底身子站得那樣堅定，好像含蓄着不少的力量。

「我不要帶這奴隸底镣铐了！我不知道你們大家底意思怎樣，對於我，與其做一個屈服的奴隸而生存，毋寧做一個自由的戰士而滅亡。滅亡並不是一個可怕的命運，牠比較在壓迫下面低頭，在血淚海裏呻吟要美麗得多！」

這樣美麗的話至今還在我底耳邊盪漾。我恨不得馬上走出去，去到他那裏聽他底更多的這種美麗的話，然而一個思想開始咬我底頭腦。我分明地知道我永遠不會再和他見面了。那終身監禁！

我整天沉溺在思念與回憶裏，我在思念他一個人，我在回憶關於他一個人的一切。楊呵，恕我，你看，我想着他卻把你忘掉了。果真我不應該愛他嗎？果真「我們愛我們就有罪」嗎？

三月十三日

昨天晚上我夢見了楊。

依舊是他底瘦臉，依舊是那一對大的亮眼睛，依舊是那嚴肅的面容，依舊那沈重的聲音。

「楊，原來你還活着！」我連忙跑過去和他擁抱，我歡喜得差不多要流眼淚。

「利娜，不要這樣，」他向後退了兩步，用手阻止我前進。他依舊用沈重的聲音說話。

「現在我們中間已經隔了一個世界，我們不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了。」

「爲什麼呢？」我失望地驚訝地問。「難道是因爲他底關係嗎？你果真以爲我就有罪嗎？」我覺得我快要氣得放聲哭了。

「不是這意思，你難道忘記了你親手把我埋葬在海裏的事嗎？我來，是來提醒你不要再忘掉你底誓言，不要再忘掉你底工作。」

「我並沒有忘掉呢！」我分辯說。「你看我不是努力了這許多年嗎？現在我不做事，並不是我底錯，是人家剝奪了我底自由。」

「不要拿這話來辯解！我知道你在這些日子已經把一切都忘掉了！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不要騙我！」

悔恨，羞憤，痛苦一齊來佔有了我，我帶哭聲地問：「難道你到這裏來，就只是爲了來說這幾句話嗎？你再沒有別的安慰我的話嗎？」

他並不回答我，因爲他已經不見了。

我醒過來，發見自己是在一個黑暗的房间裏，周圍除了那兩個高國兵士底鼾聲外，就沒有一點別的聲音。我底眼睛是潤濕的，枕頭上蓄着一灘淚水。我絕望地在心裏狂叫：「我底媽，」再也聽不見一聲回應。

我仔細回想，楊說得不錯，爲了那孩子底緣故，我差不多快要忘掉一切！

我不能夠再閉眼了，矛盾的思想來到我底頭腦裏。我發誓要壓止我底愛情，要忘掉那個「孩子」。但我又禁不住要問自己：「我們愛，我們果然就有罪嗎？」

沒有人給我一個回答。我底內心的呼聲在這黑暗的房間裏抖動着，一直到天明的時候。

今天是個晴天。很早就是雀鳥在樹上叫。我走到花園裏散步，草上的露珠差不多都濕了我底腳。陽光迎着我底臉，新鮮的空氣包圍着我底頭。我底手撫着淡紅的花苞和新綠的樹葉。我覺得生命開始在成長了。

我在草地上默默地徘徊許久。我差不多不用思想，我只是靜靜地呼吸着新鮮的空氣，欣賞着生命底成長繁榮。在短時間裏我竟然忘記了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處在怎樣的環境裏。

然而後來我記起了，我記了我底童年。我底童年就是在花園裏度過的。我底父親底

別墅裏的花園：草地，高樓，假山，小溪，茅亭，曲折的橋，奇異的花，長春的樹木，運動的器具，伺奉的奴隸，同遊的小伴侶。

我底童年，是早已被我埋葬了的，現在卻清晰地顯現在我底眼前了。我於是又爲童年時代的悲喜而感動了。那時候有一個男孩是我底最好的朋友。我常常想將來成人時要嫁他。但是我們同在一處的時間不過一年，他就忽然得着急病死了。我曾經爲他哭過許多次。我說以後我不再嫁別人。這事情會引起我底母親底嘲笑。然而不到幾個月的功夫我就忘了他。在我底心裏他就不再存在了。這許多年來我都沒有想到過他。但現在他底面貌竟然通過這些年代而毫無原因地浮現在我底腦裏了。

爲什麼他會出現呢？爲什麼我會回復到那被埋葬了的童年時代呢？我不能不把這問題來問自己。我想，難道我是逼近了生命底涯沿嗎？我底那本生命之書是已經翻到了最後一頁，所以又要往前面翻回去嗎？

我突然被一種恐怖的思想壓倒了。「活着進來，死了出去。」高爾基士曾經對我說

過。而且現在那說話的人就在我底視線以內。他這時時把眼光向着我這邊射來。我明白了我底生命之書已經翻到最後一頁了。我是逼近生命底涯沿了。沒有自由的生活不是等於死嗎？

我確實太脆弱了。在這時候，在我底四周充滿着生命的時候，而我卻想到死，想到那些不愉快的事，拿悲哀和苦惱來折磨自己。這樣下去，我怎麼能夠支持着來經歷那更長久的歲月呢？是的，更長久的歲月，我被捕後還不到兩個月，我在這裏還不到兩個星期。然而我就已經發覺出自己底脆弱了。

思想太多了，我應該鎮靜自己。我應該暫時忘却我底過去的一切，讓我這脆弱的精神在自然界中陶醉一些時候。但是一看見那個垂在鐵柵門上面的沈重的鎖，就不由得我不想起我底永遠失去了的自由。同時那許多被剝奪去了自由的奴隸們底命運也來把我底思想佔據了。

我底身體任是怎樣脆弱，但那鐵柵門依舊關不住我底思想。我怎麼能忘掉一切呢？

尤其是在這春天給人帶來生命的時候，而我和那些奴隸們失去了自由，從沒有過一個時候自由在我底眼前表現得這麼具體化的，但這又有什麼好處呢？只不過拿那火似的熱望來磨難我罷了，終身監禁，我永遠不能夠忘記的終身監禁！

三月十四日

上午來了一個意料不到的客人，這是我底父親，是的，十幾年來被我忘掉了的父親。我自從脫離了家庭就不會再見過父親一面，我們甚至沒有通過一次消息。關於家裏的事我知道一點，就是母親死了，她是在我漂泊的時期中死的，我也不會去探聽母親病死的詳細情形。我不知道她葬在什麼地方。當我第一次遇見「孩子」從他底口裏得到母親死去的消息時，我也會流下一些眼淚，但很快地我又把她底形象忘掉了。爲了工作的忙碌，爲了我給與揭的約言，我沒有一點遺憾地埋葬了母親底形象，我更不去想那在老年失去了伴侶的父親。

然而現在父親來了，他給我帶來了許多消息，他底第一件事就是把母親底形象給

我從墳墓中掘起來。

父親的確衰老多了。在分別了十幾年以後我幾乎不認識他了，只有那聲音還沒有大的改變，但是牠也開始在顫抖了。十幾年前我和父親分別，那時候我看見一張憤怒的臉，一對發火的眼睛，一種專橫的態度。這些給我抹煞了他對我有過的一切關心，給我抹煞了我對他有過的愛慕的感情。所以我離了他好像離開了一個仇敵。而且就在今天，那個奴隸進來傳達高國兵底話，問我願不願意和父親見面的時候，我也是遲疑了許久才決定的。我恐怕在我們父女中間會發生一場爭鬧，我還把他當作一個不能夠寬恕的殘酷的人。

然而出乎我底意料之外，我如今在父親底身上卻看見了一個完全異樣的人。他坐在我底對面的一張沙發上，身子完全躺下去，似乎連支持的力量也沒有。他底頭髮白了，而且現了禿頂。臉上堆滿了皺紋，兩隻眼睛沒有一點光彩。說話的時候露出殘缺的牙齒，而且把頭不住地微微搖動。他有時候把那放在沙發底靠手上面的手伸起去摸他底鬍

着口沫的鬍鬚，我看見那一隻手瘦得只剩了皮和骨，已經不是從前握着我鞭打奴隸的那隻手了。

父親開始就和我談起母親底死，他說自從我離家以後母親就不住地想念我，起先她還相信我和楊同居不到一個星期就會決裂，我會忍受不住困苦跑回家去哀求她底寬恕的。她一天天地盼望着，她常常帶笑地和父親說起我回家時她要怎樣對付我。她差不多每晚上都要問父親：「利娜也許明天會回來罷，她現在不知道怎樣了？」一個星期過去了，還不見我回家，她依舊盼望着，後來幾個月又過去了，我還是不回來，她又從父親底口裏知道了我和楊過活得很好，而且兩個人一起在奴隸區域裏宣傳新宗教。父親以為這樣說就可以使她斷念了，但事實上卻不是這樣，她愈是從父親那裏知道我墮落的消息（她和父親都以爲我是走向墮落的路上了），她愈是掛念我，她屢次想和我通信息，想到奴隸區域來要求我回家去，但都被父親阻止了。父親以爲我辜負了他底教養的恩，以爲我傷害了他底驕傲，所以他不能夠寬恕我，而且同時他還盡力去幫助壓止新

宗教底傳佈，幫助法壓迫奴隸，他把對於我的憎恨移在奴隸們身上發洩，他想這樣也許可以威脅我，使我屈服。但是這方法也沒有用處，我不回來，母親底掛念也不會減輕。不久高國佔據者底屠殺開始了，父親自然是贊同這屠殺的，看見奴隸區域底大火，他只有高興，他以為他底仇恨是報復了。在大火之後他聽見樹底死訊，卻不知道我底消息。他在各處探問，都沒有結果。我是失蹤了，也許死了。這消息是瞞不過母親的，而且母親從奴隸們那裏更知道一些關於我的不實的但又不可言的消息。於是母親病了，父親知道她底病源，但又沒有方法幫助，他底勸慰沒有一點效果。母親底病況是時而好時而壞的。她這樣支持了幾年，終於我底消息傳到了她底耳裏，她聽說我被高國兵士逮捕而且秘密處了死刑。這消息是奴隸們告訴她的。父親雖然向她辯明說我沒有死，但她還不肯相信。她幾次夢見我穿着血衣回家向她訴苦，醒來放聲大哭，她說我一定是死了。這個打擊對於她是太大了，她底病弱的身體實在忍受不住。於是在病榻上纏綿了一個多月以後她就「跟着她底女兒去了。」（父親說她自己說過這樣的話。）她底痛苦是很大的，在那些日子

裏，好像有一種思想在磨難她。她常常表示後悔，說當初不該放我脫離家庭。她甚至獨自說着對我懺悔的話。

父親說到這裏，已經費了不少的時間。這種敘說並不是容易的事。中間他曾停頓了幾次，去揩拭眼淚。最後他忍不住竟讓他底淚珠沿着他底瘦弱的面頰流下來。他微閉着眼睛呻吟似地喘着氣。

在他敘說的當兒，我不住地咬着嘴唇皮，爲的不要流出一滴眼淚，發出一聲抽泣。但是我失敗了，我終於抽泣起來了。

我底母親因了我底緣故受着這麼大的痛苦，她這樣關心我底安全，她這樣表示出對我的愛情，而我竟然一點也不知道，我至今還把她當作我底一個仇敵。現在在她死了以後，在我不能夠對她做任何一件事來表示我底感情的時候，她底真面目才明晰地顯現在我底眼前。可是太遲了。一個墳墓埋葬了她，一所花園埋葬了我。我們都不能夠做什麼了。我們連了解的機會也沒有。

我底事業已經完全毀壞了。我底同情者甚至出賣了我。奴隸們在呻吟。佔據者和剝削者在歡笑。母親永遠閉了眼睛。父親無力地躺在沙發上喘息。而我，我在失去了一切。希望以後，我只有痛哭！

是的，我現在連什麼也沒有了，我拿什麼來抵抗悲哀的打擊呢？事業嗎？信仰嗎？復仇的思想嗎？在這生命之廢墟上面，只剩了一些斷壁頹垣，已經不能夠給我遮避風雨了。所以在短時間以內，我只有讓我的底眼淚狂流。

我和父親對哭了一會兒，現在我們又是一對父女了。從前的一切完全成了過去的陳迹。我在他底身上似乎又找回來了那個愛我的父親。他又用溫和的調子繼續說話。他說自從母親死了後他底生活變得非常寂寞。他曾經一度和一個少婦結婚，但不到兩年的光景那個婦人另外有了情人，和他離了婚走了。從此他就是孤零零的一個人。過去的一創痕開始在他底心上潰爛了。他底生活變得愈加單調了。他底健康突然敗壞起來，在一年以內他好像老了十年。精神上的折磨是很難堪的。物質上的享受對於他不能夠有什

麼幫助了。他一天天在苦惱中挨日子，挨過了這些年代。於是一個希望來了，他知道我回來而且被捕了。

他那時候便對自己說：「你不能再遲疑了，免得做出一件終身抱憾的事。」他便忙着設法援救我。我底事情本來已經絕望了，靠了他底力量，我居然有了一線的生機。他把我從那個窄小的囚室裏救出去，送到醫院裏去就醫，然後又送我回這地方來。自然這一切都是高國佔據者執行的，但這卻是他奔走努力的結果。

他又說他現在就可以把我完全救出去，救出去重回到自由的人間，重回到親愛的家庭，只要我答應寫一張悔過書，擔保我以後不再有反抗高國佔據者的行動，只要我答應跟着他回家去繼續過從前那樣的生活。他請求我這樣做。他說他活着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希望我去陪伴他，使他底最後的日子過得快活一點。他說，他已經知道了從前的錯誤，而且爲了這錯誤身受痛苦，他希望他原諒我，念着父女間的感情，暫時爲了他的緣故犧牲我底信仰。他又說，他辛苦了一生，積蓄了現在的這一份產業，他如今老了，馬上就要

撒手放棄牠，沒有一個人可以代他來享用牠，所以我希望回去，回去領受他底全部財產。他又說，我已經吃夠苦了，而且在奔走活動了這許多年以後，我也算得是盡了我底能力，現在也可以休息了。我和別的女人本是一樣，爲什麼她們都可以安閑地享樂，而我就應該把過重的責任擔負在自己一個人底肩上記呢？

他說了以上種種的話語，他底態度是很誠懇的，沒有一點命令的樣子。現在他和我談話，不像父親和女兒，恰像兩個親密的朋友。他底話句句都進了我底頭腦，然而我不能夠馬上說一句答覆的話，我底心紛亂了。

在多年的分離以後，他第一次到我這裏來求我底原諒，他是懷着怎樣空虛的一顆心來到我這裏尋求一點安慰。我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斷然拒絕他的。我不能夠嚴厲地對他說：「去，我不要再見你，我沒有你這個父親。」我這時候只有一個思想，我只想到這許多年來他身受的痛苦，我只感到對他的同情。

「利娜，回去罷，父親會愛護你，父親也需要你底照應。回去罷，你看，你也比從前瘦弱

了，你需要着休養呢！父親含着淚用激動的聲音說，他站起來用手撫摩我底頭髮。「不要再信賴你底那些同情者了，他們是不可靠的，你底被捕不就是因為他們裏面有人告密嗎？回去罷，只有父親會愛護你……你還記着從前的事嗎？不要提牠了，我現在已經後悔了。」

他底話語說得非常溫和，而且很可憐，但是對於我卻好像是針刺一般。我找不着東西來防禦牠們，我希望他安靜地坐下來不要再說這類的話，我希望他和我談一些別的事情；我希望他或者變換一個態度，他不來求我原諒，卻來責備我，或者像仇敵一樣向我挑戰，因為這樣我便不會感到躊躇，我可以採取一種斷然的行為來對付他，而不會有一點後悔。但是如今我卻站在十字街頭了，我只有兩條路：不是答應就是拒絕。

答應嗎？我不能夠。不管我是怎樣地沒有活着出去的希望，不管我是怎樣孤寂地躺在這裏等死，不管我底事業怎樣不會完成，我底努力怎樣徒然白費，不管我底同情者是怎样地不可靠，然而我不能忘記我底血的誓言，而且不能夠在作了那樣的誓言以後再

低首在高國佔據者底面前，寫封悔過書來懺悔過去的行動，事業，毀壞了；信仰，幻滅了；復仇的思想，成了渺茫的夢。但是這顆心是不能夠死的。如果我能夠出去，重回到自由的人間去，那麼我底第一個舉動就是繼續去反抗高國的佔據者，去宣傳新宗教，爲了個人的安全而犧牲掉信仰，我是不幹的。我把這意思告訴了父親。我這說：「父親，不要再提這件事了，在分別這十多年以後，難得有這次會面的好機會，我們應該談些快活的事情，爲什麼儘管去說那些使人流眼淚的話呢？」

父親絕望地坐倒在沙發上，恰像跌下去一般。他聲音顫抖地說：「利娜，不要拒絕我，這是我底最後的要求了。你要知道我費了很大的力量才得到這樣的一個機會。你只要稍微遲疑就會把這個機會放過，我們以後就永遠沒有再見面的一天了。你會在這裏憔悴到死，沒有一個人來過問，我會在家裏臥病呻吟，沒有一個人來安慰。我會想念你，一直到死我都喚着你底名字。你在孤寂中也會想念我，但是我底呼喚聲你卻永遠不會聽見。……我們爲什麼定要拿分別來苦惱自己呢？利娜，我很知道你，不要違背你底本性故意

做得這樣殘酷罷。你且多想一想，因為你底一句話就會使我們中間隔了一個永恆，毀壞了兩個人底幸福……利娜，回家去罷，你底父親傍着一顆熱烈的心在歡迎你。我一生只向你要求過這一件事，你該不會拒絕我罷……你看，我已經不是從前那樣的人了，我是那樣病弱，這樣衰老……」

對於這樣的話語，我拿什麼來答覆呢！我知道父親沒有說一句假話，我知道他這時候恨不得把整個心剖給我看。我覺得我差不多完全了解他了。開始明白我過去對他是怎樣地不公道了。他和母親只生了我一個孩子。他們把整個的希望都寄託在我底身上。他們依照他們底信念來教養我，盼望我成爲一個他們理想中的幸福的女人。然而結果我拋棄了他們，沒有一點留戀，把他們底十幾年來的希望破得乾乾淨淨，給他們留下孤寂和思念。母親被這孤寂和思念折磨死了。父親也因了這孤寂，思念而病弱衰老。到現在這樣子！我所給與他們的苦痛是太多，太多了。我如今還忍心在父親底憂愁杯裏加上最後的一滴麼？我在和我自己掙扎，我迷惘似地說：「我不能，我不能。」我底意思是我不能。

能夠再遠撈父親底意願。

父親卻以為我表示拒絕，他悲痛地說：「利娜，爲什麼不能夠呢？這是我最後一次向你的請求了，你是能夠做的。你會了解父親的，你會知道父親現在是怎樣地愛你，而且他已經爲你貢獻了很大的犧牲了。難道你連一份悔過書也不肯寫嗎？難道你連一點兒信仰也不肯犧牲嗎？你這年青，你還有很多時間去爲信仰努力，可是你不久就會忘掉父親了……」

「父親，父親，」我突然悲聲打斷他底話：「不要說這些話了，你要求我做別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只是不要叫我寫悔過書，不要叫我犧牲信仰，別的一切我都可以犧牲，原諒我罷，我只有這一點東西不能夠犧牲，因爲我是靠這一點東西生活的……」

「利娜——」父親剛剛開口又被我打岔了。

「是的，我願意回到家裏去，去同你過活，去照應你，去接受你底愛護，」我繼續說下去。「是的，我很願意這樣做，但是爲了這個緣故，爲了個人的安全，要我犧牲掉信仰，我不

能夠做。我不是一個卑怯的人。」

「利娜，」父親絕望地叫，「你就不顧念到我底境遇嗎？」

「父親——」但我又突然改變了語調：「我不能夠做那件卑怯的事。我縱然是被別人賣卻了，我卻不能夠出賣自己，我不能夠寫悔過書來交換我底自由。」

「但是爲了我的緣故，你也不肯做嗎？」

「不能夠，」我突然恢復了勇氣說：「我不能低首在高國佔據者底面前，而且我沒有一點悔改的地方。我並沒有走了錯路。」

「利娜，你且想一想，坐在你底面前的是你底父親，他現在抱着垂死的身體，懷着深切的慈愛，來哀求你底原諒，哀求你爲他做一點小小的事，哀求你回家和他一起過一些安靜的生活。他不過向你哀求這一點兒，你竟然忍心不答應他，使他孤零零得不到一點安慰，回去悔恨痛楚地死在家裏嗎……不要做得太殘酷罷。」

「不能夠，我已經決定了。」我還想說話，但是悲痴阻塞了我底咽喉。我在吞食我底

眼淚。我覺得我底勇氣又消失了。我捧着臉，不讓父親看見我底悲痛的样子。同時也不要看見父親底悲痛的面容。

「利娜，這不僅是爲着我的緣故，而且也是爲着你的緣故。我更關心你。你是比我更需要幸福。你需要自由，你不能够把你底青春消磨在這裏面，你不能够使你自己腐朽在這囚室裏。你應該回去，回到生活裏面去。」

我不能够回答他。我差不多支持不下去了。

「去罷，跟着我回去罷，不要遲疑了。」父親站起來走到我底身邊，溫和地撫着我底頭髮。我猛然不顧一切地抬起潤溼的臉，用我底淚眼去仰望他。許多不能夠用言語表示的話都在我底臉上表現出來。我不知道父親是否懂得了我底意思。我只覺得兩三滴淚珠從他底臉上流下來到了我底面頰。他搖着頭接連嘆了幾口氣。

我依舊不說話，只用手去按住胸膛，因爲心裏被什麼東西絞着痛。這時候外面起了歌聲和笑語，是高國兵士在唱歌。

「不能夠，我不能夠回去。」我突然迸出這一句話來，我掉開頭掙脫父親底手。我站起來，走到床前，躺下來，不再作聲。

父親在房裏踱了幾步，然後慢慢兒走到床前，說：「我已經在家裏給你預備了一切，你底房間，你底衣服，你底東西，那一切我都給你保存得很好，和從前沒有兩樣，牠們都歡迎你回去。還有那些奴隸，你從前對他們都很好的，他們也都記念着你。」

我把臉掉向裏面，不讓父親看見。我不回答他底話，好像沒有聽見一般。父親又開始在房裏踱着，他底緩慢無力的脚步聲時時打擊在我底心上。

「利娜，」他忽然停住脚叫我。我極力咬緊牙齒不要發出一聲回應。

「你真真決定不回去嗎？這事情果真沒有挽回的餘地嗎？」

我只含糊地說了一句「不回去。」

「那麼我回去了，以後我們就沒有見面的機會了。」他用悲愴的語調說。「如果你以後改變了心思，請你設法通知我。我還是一樣地歡迎你，愛護你。」他最後又加了一句：

「只是我恐怕不會活到那時候了。」

我依舊不回答。我極力在和悲痛掙扎。時間過得很慢。

「我去了，」父親終於說了這句話。「你以後要好好保重。如果你不改變心思，我恐怕再沒有機會來看你了。」

我含糊地應了一聲，並不從床上起來。

「利娜，我去了，」他又重複說了一句，聲音比從前更無力，但他並不走。

又過了一些難堪的時候，他第三次說：「我走了。」他卻走到我底床前，伸手最後一次撫摩我底頭髮，這一次撫摩得很久。我突然記起了，這樣的撫摩在他並不是第一次。從前我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他常常抱我坐在他底膝上，他一面這樣撫摩着我底頭髮，一面告訴我種種有趣的故事。在那時候除了母親而外，父親就是我底唯一的親人，不僅是親人，他還是我底唯一的偶像。這許多年代像惡夢一般地過去了。如今我們父女又到了那同樣的境地，他依舊是我，我依舊是我，然而我竟然不肯回答他底哀求，我拒絕他像

拒絕一個仇敵！

我不能再忍受這思想，我突然站起來，但是父親已經向外面去了。

「父親，」我吞着眼淚用力叫，我向門口奔過去。

父親底身子又在房間裏出現了，他底臉色非常蒼白，頭微微搖動，眼角和鬚鬚上面都有東西在發亮。

「利娜，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你是改變了心思願意跟我回去嗎？」他底聲音裏顫抖着喜悅與感動，他向我伸出雙手，好像歡迎我一般。

我呆呆站着不動，我躊躇着，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我恐怕他誤會了我底意思。突然一種感情壓倒了我，我不再思索，我向他奔去，我跪倒在他底面前，抱着他底腿，讓我的底眼淚暢快地流在他底褲子上，我沒有別的思想，我只是喃喃地說：「原諒我，原諒我。」

這時候對於我一切都沒有了，我不知道父親說了些什麼話或者做了些什麼事，只有在我覺得眼淚乾了時，我才站起來，我極力裝出鎮靜的樣子對他說了一句：「我再沒

有什麼話了。」我掙掉過身子，卻被他握着我底手臂。他溫和地理順我底亂髮，揩掉我底臉上的淚珠。他問：「你保得定將來就沒有有一點悔恨嗎？」

「我自己選定了這一條路，我自己摘取了痛苦的果實，我當然不會有一點悔恨。只是——」我突然嚥住了下面的話，因為我覺得再沒有和他細說的必要了。我們是兩代的人，即使相愛，但也無法了解。我希望他在這裏多留一會兒，但我又希望他馬上離開，因為見着他底衰老而悲痛的面容，只有引起我底心痛。

他終於去了。我送走了他，好像埋葬了一個充滿了苦痛與美麗的回憶的時代。這個時代是剛剛被掘發出來的，可是我如今又用這許多天來的悲哀把牠埋葬了。

我注意地聽着他底脚步声，好像在重溫過去的舊夢。等到後來那聲音消失了而另外起了高國兵士底靴釘聲時，我才醒過來。我跑到床前伏倒在床褥上面，我把一個枕頭都哭溼了。

傍晚時分那個奴隸送飯來，纔把我叫醒，我叫她把餐具收回去，我今晚不想吃什麼。

了。

我很疲倦，但我覺得暢快。在流了這麼多的眼淚以後，這許多日子來的陰鬱的思想都煙消霧散了。和父親見面，雖然使我得了許多悲痛，但是我並不悔恨。有了這一次的會面，我才可以毫無遺憾地把過去深深地埋葬了。在經過這樣大的紛亂後，我底心又恢復了平靜，恰像大雨住後的天空一樣。

我想，這一晚上我一定不會有夢。

三月十六日

我說過不再想念父親了。但是他底形象又來到我底腦裏。他是那麼病弱，那麼衰老。他的確需要人照顧。而我在這裏腐朽，沒有一點事情做。

「你爲什麼一定要把自己獻給事業呢？一個人爲什麼定要有信仰？你看你從牠得到了什麼？」彷彿從父親底口裏吐出這樣的話，他底臉上現出憐憫的樣子。

我果然是可以被憐憫的嗎？我不能夠承認這句話，我在和自己掙扎。

我從信仰那裏得到了什麼？我得到的是很多很多。我一個脆弱的女孩，居然有力量忍受那一切的困苦，居然有力量經歷那一切的失敗，而且如今就躺在這裏守着我底生命之廢墟哀哭的時候，我還有力量拒絕父親底要求。信仰究竟給了我什麼？是的，牠給了我痛苦。但是我還有什麼抱怨的地方呢？這痛苦就是力量。從這痛苦中我製造了自己，我如今變成了一個另外的人。一個可以使得高國佔據者震恐的人。我已經達到夠高的高度了。所以我至今也沒有有一點悔恨。我把自己獻給事業，我從事業那裏又得到了豐富的生命。單就脫離家庭以後這十年來的我底生活來說，我也無疑地是要比較父親強得多了。

然而我又不能不想到父親底生活，想到母親底死亡。是的，我給與他們的痛苦的確是太多了。但是在我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拿事業和父母比較，我選取了事業。我把衆人底痛苦放在一兩個人底痛苦之上。所以我毅然拋棄了父母，沒有一點悔恨，而且同時還拿我自己底痛苦來報償他們。我是用盡我底力量了。我底生活底鬭爭的確使我熬盡了

心血，父親，原諒我罷。我又一次在這裏哀求你底寬恕了。

三月二十日

昨晚夢見那個「孩子」在我底旁邊唱着那首歌。

「那令我生愛的人兒永不知道我底愛……」

「孩子，我知道的，你是指的誰，」我帶笑地說。

他底臉馬上漲紅了，他激動地說：「你不會知道的，你永遠不會知道的。」

「你爲什麼還要隱瞞呢？那人兒不就是站在你底面前？」我抵着嘴嗤笑說。

他底臉突然發亮了。他底臉變得更加美麗。我很想跑過去捧着他底臉狂吻。但我卻沒有動，我只是引誘似地對他說：「來罷，她在等候你。」

我把手臂張開，他果然跑到我底面前，跑進我底懷裏。我抱着他，他抱着我。我們狂吻着，我們忘卻了周圍的一切，差不多要溶化在熱愛裏。

過了好一會兒，他鬆了手，放開我。我注意地看他底臉，我忽然發覺那是樹底面貌。

「楊，是你？」我驚訝地叫。我呆立着，不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

「當然是我，」楊嚴肅地說。「利娜，你永遠不能夠忘掉我。我永遠要跟隨着你。」

「那孩子呢？剛才他還在這裏！」我悲痛地說。「你爲什麼這樣對我說話？難道我果然就有罪嗎？」

「你們愛，你們是沒有罪的，但是那個孩子已經死了。我跟着你，是要你不要忘掉你底誓言。」

「那個孩子，他死了？」我絕望地叫。

「是的，他死了，他們把他殺死了。依舊是高國佔據者幹的事！我們太迂緩了！你太迂緩了。這許久你並沒有傷害他們一點！」楊冷酷地說。

我底孩子死了！希望完全滅絕了！整個的世界好像都沈溺在黑暗裏。

「你應該加倍努力工作，」楊冷靜地繼續說。

「加倍努力工作？我躺在這囚室裏我能夠做什麼呢？我底力量已經竭盡了。」我絕

望地悲聲叫：「我底誓言永遠不會實踐了，我不能夠建立自由的國土，我不能夠實現新宗教，那麼，還是請你來實踐你底約言罷，你馬上就來鼓動海，使海怒吼起來，淹沒掉那整個奴隸區域，淹沒掉那整個島國罷，那孩子死了，全部的希望都消失了，我不能夠再生活下去了。」

「利娜，你聽你在說些什麼？」楊溫和地啞笑起來，你真的是沒有那孩子就不能夠生活嗎？但是你沒有他，你已經過了很多很多的年代了，你應該知道人並不是單靠愛情生活的，而且在現今許多的人生生活在困苦和侮辱裏，他們一生得不到一點愛情，這樣的人是很多很多的。」

「他們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已經夠在這裏不能夠做一點事了，我現在需要的是愛情，」我絕望地啞嘴叫起來。

「愛情我不是把他給過了嗎？」他底陰沈的臉突然變亮了，他底面容在發光，他底聲音裏抖動着熱情，恰和從前他第一次向我敘說愛情時一樣，我又找回我底楊了。

那個把我從別墅的墮落生活中超拔出來的楊。『那麼，你現在把他怎樣了？你爲什麼還需要新的愛情？你就不記得從前的那些日子？在你底心裏愛情已經死了！因爲你現在並不需要他。你現在需要的是勇氣。』

我沒有說話，我底眼前好像展開了一幅銀幕，在這銀幕上接連地映出來我和楊兩人底種種事跡。我覺得我還是在他底愛情的擁抱裏。

『你還應該生活下去，』楊接着說。『我還得讓你再試一次，也許這是最後的一次了。如果你再失敗，那麼我就要來代替你，我就要使海怒吼起來，淹沒掉那整個的島國。但你應該再試一次。』

『我不要再試了，你讓我跟你去罷，』我緊緊抱着他哀求道。我怕再失掉他，我怕他再拋棄我，讓我一個人腐朽在孤寂的囚室裏。『我不能夠讓愛情死掉，沒有牠我就不能夠生活。我願意跟你去，去到那海的墳墓裏。』

『利娜，你不能够跟我去，你還應該再試一次，那最後的一次也。也許你會成功的。』他

掙脫我底懷抱走了

我醒過來，我抱着被褥底一角。周圍是死一般的靜寂。屋子裏抖着灰白的光。沒有一點人聲，沒有一個人影。高國兵士也不發出叫聲。一切都死了。只有我還活着。

是的，我還活着，活着來試那最後的一次。我想這一次我是要把生命拿來作孤注一擲了。但是我底眼睛爲什麼會潤濕呢？難道是在哭我自己，哭楊，哭那「孩子」

楊死了，那「孩子」也死了，我自己也快死了。

但是一個臉閃進我底頭腦裏，他在說：「我沒有死！」這個臉是可愛的臉。

天明了，奴隸給我送早餐來。我問她關於「孩子」的牢獄，她完全不知道。後來被我問急了，她纔告訴我，前個星期高國兵士在奴隸區域裏殺了幾個我底同情者，她不知道我底「孩子」是否在內。

她底話自然不會假。無疑的我底「孩子」死了。他在同情者中是最努力的一個，當然不能夠免掉。

死了一把刀，許多滴血。於是一個可愛的青年的生命就滅亡了。

每個人都要死的，但是他們不能夠在死後爬起來去和所愛的人抱吻。血蒙在生人底眼睛上，使眼睛生出火來。

那「孩子」是不會再在我底旁邊唱「那令我生愛的人兒永不知道我底愛」的詩歌了。我也不會再看見他底可愛的面孔了。血蒙着我底眼睛，我只看見一片火光。那是復仇的火。

樹說得不錯，我底愛情已經死了，我並不需要牠，我所需要的是勇氣，復仇的勇氣。每個人都要死的，但是我要活着，活着來試那最後的一次。那一次我是應該成功了。因為總結算的時期到了。

我彷彿在翻閱一本賬簿：許多槍子，許多炮彈，許多飛機，許多炸藥，許多火花，許多把刀，許多皮鞭，許多肉體，許多生命，許多滴血，許多廢墟。現在是總結算的時期了。

我需要着勇氣，來投下那最後的判決。

我不能夠放過最後一次的機會。

三月二十二日

花園裏展示着更豐富的生命，而我在房裏卻只有孤寂。我好像已經把一隻腳踏進墳墓裏面去了，這回頭來看那個熱鬧的世界，這是一個何等痛苦而絕望的掙扎。

自由成了渺茫的夢，我底青春看看就要過完了，而那總結算的時期還沒有來。

那個時期要到什麼時候纔會來呢？我安慰自己說：「等着罷，你還應該忍耐。」

但我禁不住又要問：「我是在拿忍耐來騙自己嗎？」

一個嚴肅的面孔出現了，接着又是一個熱烈的臉。我連忙按住胸膛，接連地說：「你還應該忍耐。」因為實際上我已經不能夠忍耐了。

我也許還缺乏勇氣，但我有肉，有血，有感情。我不能夠在萬物開始繁榮的季節中讓自己腐朽在這裏，不做一點事。

三月二十四日

父親來了一封信，他說他已經躺在病床上不能夠動了。

他底話自然是真實的，因為信箋上面除了簽名外，便沒有他底筆跡，而且那簽名也是很難辨認的。

他說他活着的時間恐怕不會久了，所以他一定要寫這封信給我，他不能夠奪去我底最後的一個機會，因為他一死，就不會再有人來援救我了。

他很想和我再見一面，他希望我記着前次他勸告我的話，他要求我回家去看他，去和他在一起度過他底最後幾天的光陰，他希望我不要拒絕他底這一個小小的要求。

他又說自從我離開他以後，這十多年來他底生活已經是痛苦夠了，如果我這多少同情他，憐憫他，就請我馬上寫那悔過書，寫去向高國佔據者換我底自由，換得自由好回家去和他見面。

他最後說他隨時都會死，他恐怕這封信達到我底眼前時，他已經不能夠呼吸空氣了，但是他底最後的一念還是在我底身上，他一定要知道我已經獲得了自由和幸福，他

才能夠瞑目。因此他希望我無論如何不要拒絕他底要求。

父親底信就這樣完結了。我讀着牠，好像在重溫那連續的舊夢。

但是許多的景象很快地過去了。我依舊坐在這孤寂的房間裏，桌子上面睡着父親底來信。信箋上似乎現露出他底衰老憔悴的面容。

我們好像相隔得這麼近，然而在我們中間卻隔着一堵無形的牆壁。我要去挽住他，去抱吻他，但是什麼東西阻攔住我。我在和他掙扎。我終於絕望了。

是的，我絕望了，絕望地明白了。我們是被判定了永遠分離的。我把自己獻給事業，拋棄了父母，去走我自己所選擇的路，在痛苦中去找尋生命。甚至在今天，在一切希望都消失了以後，我依然沒有一點悔恨。而且就這樣我還不是第一個人。在這時候，在這島國裏，在奴隸區域裏，不知道有若干人被逼迫和他們底父母分離，不知道有若干男女在思念，悲傷他們底失了自由的親人。那麼我有什麼權利來抱怨這個命運呢？

「父親喲，請原諒你底女兒，她不能夠回家來看你。她寧願被那愛慕你的思念折磨。」

到死，她寧願以後再經歷更慘苦的歲月，但她不願違背了信仰寫那悔過書來換得自由，換得自由來過以前的那種貴婦人的生活。」我底回信開始這樣說。

接着我便解釋我不能夠回家的理由，我還解說我底過去的努力底意義。我又說明奴隸們底慘苦情形怎樣需要着向做父母的索去他們底唯一的女兒，我又肯定說我底命運乃是順着我底信仰自然得到的結果。

最後我引用了蘇菲亞在登校刑台前寄給她底母親的信裏的話：「我希望你會安靜自己，你會了解你底女兒底這一點苦心，請不要為我底命運悲傷罷，請你寬恕我做了使得你悲傷的事，不要多多責備我。」

信送出去了，我不能夠想像父親讀到牠時會有什麼感想，但我相信他會讀出眼淚來，因為我已經把淚珠灑在信箋上面了。

我又一次想起了楊在夢裏告訴我的話，他說得不錯，我不需要愛，愛只有使我痛苦。

三月二十五日

天落着雨，我推開窗戶望，花園裏好像被一種悲哀的網籠罩着，冷風向我吹來，我覺得有點怕冷，周圍的一切都帶了灰暗的顏色，生命開始在被摧殘了。

我在房間裏，站在窗前，顯了十分無助的樣子，不能夠做一點事，我想難道我又病了嗎？爲什麼我會有這樣的心情？

我太脆弱了，如果我終於得不到自由，而永遠腐朽在這裏，那麼我真正是太脆弱了！

三月二十七日

父親底消息來了。

這不是父親底信，這是別墅裏的賬房寫的，大意說：「你底父親已經在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五點鐘去世了。」

一個大的打聲落在我底頭上，父親死了！他連讀我底那封最後的信的機會都沒有，死了！這時候對於我什麼都死了，在短時期內我竟然疑惑我自己也是在墳墓裏面，我自己也死了。

我曾經埋葬了一個過去的時代，我最近又把牠從墳墓裏掘發出來，但現在我要把牠完全埋葬了，永遠地埋葬了。

我這一次並不吝惜我底眼淚，因為我想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的痛哭了，我用眼淚來埋葬。我埋葬了母親和父親，同時我也埋葬了榻和那個「孩子」，還埋葬了那些同情者。

如今，在這世界裏，我是孤另另一個人，我沒有母親，沒有父親，沒有愛人，沒有同情者。我有的只是事業，只是工作，那復仇的工作。

三月三十日

我在憂鬱中過了兩天，在這兩天裏我沒有笑過一次，我也沒有說別的話，我只是不斷地自語着「復仇」，我在想復仇的方法。

沈重的鐵鎖，依舊垂在柵門上面，牠阻擋了我底全個計畫，但我並不灰心。

我對自己說：「你現在還會有什麼願慮呢？你已經經歷過了種種的生活，只是沒有

經歷過死。那麼就去嘗試一次死的滋味罷。這也強似腐朽在這裏！」

然而我怎樣去嘗試呢？

四月二日

我怎樣去嘗試呢？去嘗試那最後的一次呢？這幾天來我反覆地這樣自問，我卻得不到一個明確的回答。

但是希望來了。

那個奴隸秘密給我帶來一封信。這是那個「孩子」寫的。

「姊姊——我這活着，我已經想了好的方法，這幾天內就會給你帶來自由。你等着罷，信賴我像你從前那樣——你底孩子。」

這封短信給我帶來了大的快樂，不僅是快樂，他給我帶來希望，帶來生命。

「孩子」這活着，我早已相信他遇害了。他這活着，他還要來救我。他說已經有了好的方法，而且就在這幾天內……

這封信的確是「孩子」寫的。我認得他底筆跡。他要給我帶來自由。是的，我信賴他像從前那樣。

但是他怎樣能夠和我通信呢？他用什麼方法使那個奴隸願意給他傳信呢？我絮絮問那個奴隸，她一定不肯說。

周圍的一切景象在短時間裏完全換了面目。今天是個晴天。花園裏到處置着陽光，到處充滿着生命。窗戶開着，房裏很溫暖。我倚窗望外面，溫和的風撫着我底臉。

我在窗前立了許久。我底眼睛望着遠處，望着那自由之幻景。我差不多忘記自己是在這不自由的地方了。

我覺得身子變得比較輕快了。那些過去的陰影逐漸離開了我。我在自己底身上發見了一個新生。

沒有悲哀，沒有回憶。我只有快樂，只有希望。

四月四日

沒有一點「孩子」底消息。我還是在這房間裏，鐵柵門上依舊垂着沈重的鐵鎖。但我並沒有絕望。

是的，我並沒有絕望。雖然自由的渴望在我底心裏燃燒，使我不能夠忍耐。但我還是很安靜的。因為我信賴那個「孩子」。

一個圓圓的臉，一雙發光的眼睛，一張表示有決心的嘴，嘴裏說：「等着罷，信賴我像你從前那樣。」

是的，「孩子，」我要等着，我要等着你給我帶來自由。我信賴你。

沒有悲哀，沒有回憶。我只有快樂，只有希望。

我等待着，我預備着，我充滿了希望，充滿了信仰。

過去的陰影死了，一切的苦難都跟着死了。我還活着，活着來翻開我底生活底新的一頁，來達到那最後的勝利！

四月五日

自由，難道世間還有比你更美麗的東西嗎？……

二 結尾

在二等艙的房間裏我讀着這女人底日記，雖然只是短短的記載，但是從裏面我看出來一個女人底靈魂。

我讀完了牠，我好像看見了一場生活底苦鬥，這裏面有哀訴，有絕望，有眼淚，有矛盾，有掙扎，但結果卻給了我一個希望。

我一頁一頁地讀着，我自己完全消失在她底記載裏，我和她一同流淚，我和她一同歡樂，閱了這本小書，我好像別了一個世界，一個值得留戀的世界，一個充滿着希望的世界；我好像別了一個女人，一個把胸懷如此誠實地展示出來的女人，一個如此勇敢，如此誠實的女人。

我懷着感動的，虔敬的心把這本小書遞給她，她把牠接着，她埋頭用手撫摩這小書

好像在愛撫一個愛兒。

我望着她，我被她底全人格佔有了，我不說一句話，我只是默默地回味她所給我的
一切印象。

她突然翻開書頁，用她底朗朗的聲音念道：

「過去的陰影死了，一切的苦難都跟着死了。我這活着，活着來翻開我底生活底新的一頁，來達到那最後的勝利。」

她抬起頭，她底面容完全變了，變得這麼美麗：她底臉非常清明，沒有一點雲霧，和大雨住後的天空一樣。她底眼光是非常堅定，沒有一點疑惑。

這個變化只給我帶來更大的感動。我沒有一點驚訝。我覺得我現在是完全了解她了。這樣的一個女人，我一生從來沒有遇見過。但我看見她，並不覺得她是一個陌生人。我好像很久就認識她了，是的，這大約是因為她體現了我底一種朦朧的渴望。這緣故罷。這
裏說的渴望的事，是沒有一點奇怪的，在夏次巴德一家裏，沒有人不會有過一種渴望。這

渴望要說明出來，也許就是對於自由，正義以及一切的合理的東西的渴望罷。

她站起來和我握手，一面說：「你現在可以回去了，」並不容我說一句話，就把我送了出去。

房門關住了她底面容，那個臉是我渴望了許久的，現在卻不得不和他分別了。

我回到自己底艙裏，另外的兩個旅客沈睡得像死豬一樣。從窗洞裏望出去，天和海都是黑沈沈的。我摸出表來看，指針已經不走了。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刻，但我很奇怪夜會這樣地長。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得很遲，差不多到十二點鐘了。船早就靠了碼頭，許多的人在上下往來。起重機底聲音吵鬧地進了我底耳朵。

我走上甲板只看見一個平靜的水面，和許多大小的船隻；我只看見各種各類的人，和忙碌的，安閑的臉。我記起了昨夜的事情。我連忙去找尋那個女人，但已經找不見了。我到她底房間裏去，那房間是空洞洞的，沒有一個客人，也沒有一件行李。

顯然是她上岸了。

從此我就再沒有遇見她。我得不着一點關於她的消息，而且連一點線索也找不到。在太平洋上並沒有一個叫做利伯洛的島國。那個高國也是沒有的，雖然那裏有一個國度名稱和高國差不多，那個國度也是以侵略而出名的，但我沒有去過那裏，而且我知道那個國度是一個島國，和她底故事裏的那個正相反。

那個女人，那個我所渴望的女人就這樣不留一點痕跡地消滅了。我任是怎樣訪求也探不出她底蹤跡來。

我常常和朋友们談起她，朋友们都說這樣的女人和這樣的故事，是不會有的，我一定是誤把夢景當作了真實。他們並且解釋說，在海上人們很容易做奇怪的夢。

但是我決不相信我底遭遇會是一場夢景。我不相信把自己獻給事業，爲着一個信仰工作，犧牲了個人底一切幸福，去追求衆人底幸福，說痛苦就是力量，在痛苦中去尋找生命——這樣的一個女人會是夢裏的人物；我決不相信那一本充滿着哀訴，絕望，眼淚，

死！

矛盾，掙扎而最後竟被一個希望完全掩蓋了的日記會是我底頭腦中虛構出來的東西。我相信她是一定存在的，我要繼續去追尋她，我要走遍天涯海角去追尋她，一直到



神州各图书馆

上海图书店

★
每册 ¥ 0.25